

白圭志第八才子書

卷頭

T102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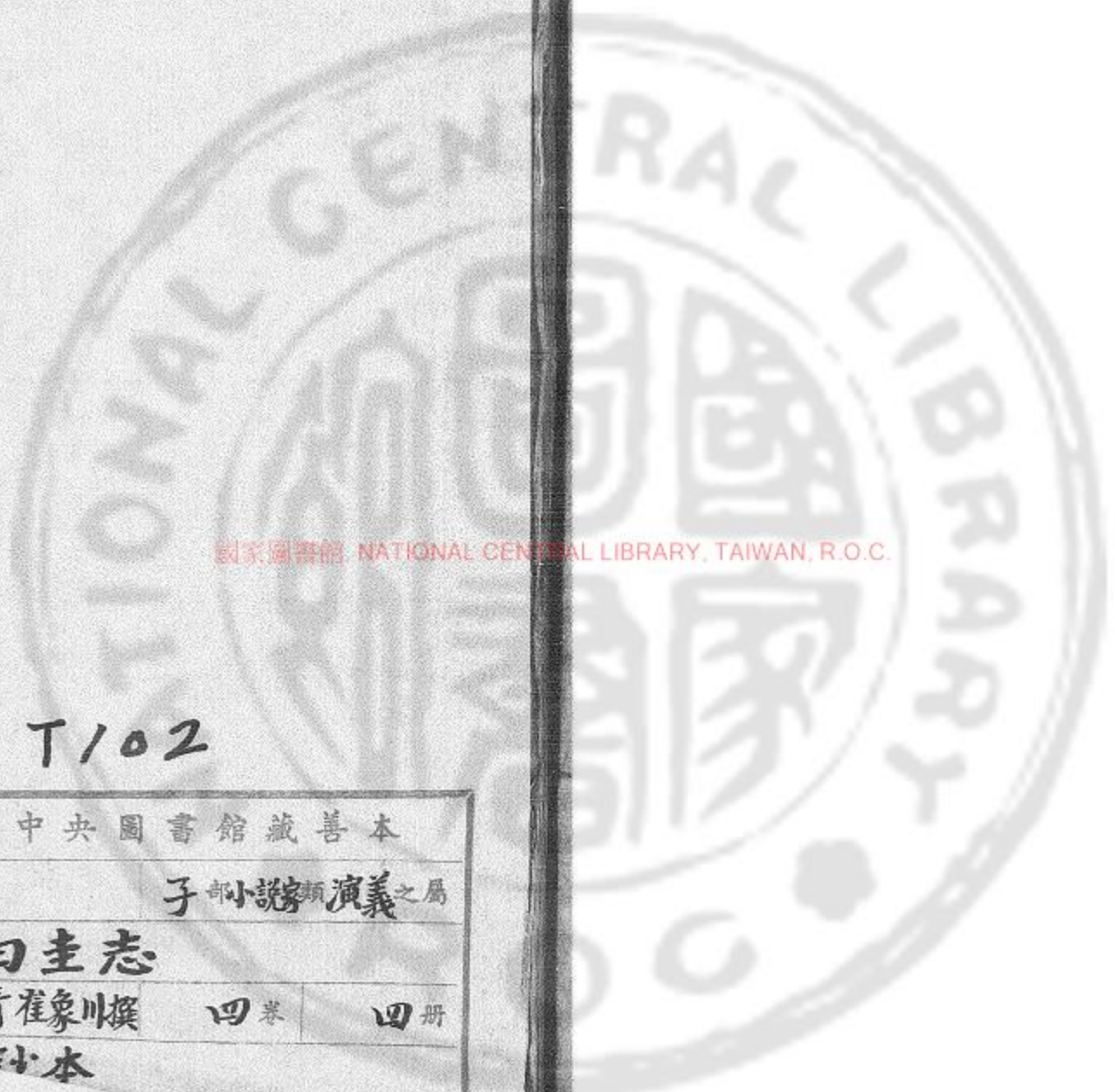
書碼：子部小說類演義之屬

書名：白圭志

著者：清崔象川撰 四卷 四冊

北平：鉛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余少時習舉業中年繁於字
政老則靜養餘年每嘗好觀
小說蓋世之傳青余皆得而
讀之矣戊午之夏傳凌崔子
攜書一部名曰白圭志請余



為序余詳觀其事則有衡才
之德張宏之奸楊公之神忠之
常之義種，事端詳於其中大
有正人之心法也才子佳人得
七情之中道善惡報應見百

行之規模此皆通俗引正之書

也然以鑑史稽之則又未見其
事矣夫造說者藉事編書尚

以為雜若平空舉事大其雜矣

如周末之列國漢末之三國此



傳言之最者必有其事而後有
其文矣若夫西游金瓶梅之類
此皆無影而生端虛妄而成文
則無其事而亦者其文矣但其
事益益於世道余常懼之今之

書則論其虛實皆可為後世法
者是以詳加評論列於才子書以八
才子列之嗟乎子之力出於虛也猶
易之取象歟

第一回

小梅村衡才施德大江口方山遇孩

第二回

絕張宏廬山從學遇菊英月下訂盟

第三回

建章無意遇緣人美玉醉狂招橫禍

第四回

後花園小姐投枯井前陽山菊英遇鬼緣

第五回

美玉張村冒廣瑞菊英洞房識奸人

第六回

劉小姐唱和有意詩張美玉重招兵頭禍

第七回

朱子濬劉忠得夢城隍廟張宏殺身

第八回

說新文絕斷劉園約講道德掩倒吳江盟

第九回

假書妙驚巡案論真才女奇文奪魁元

第十回

德泉庵道士解夢文華殿聖主招親

十一回

張狀衣錦還鄉司探花君喪守服

十二回

祭城隍列張三結義接聖主白兄妹兩承恩

十三回

考江寧王彥壽雙士拜張村侯瑞薦兩賢

十四回

文華殿六才並試慈綸閣四女均潛

十五回

道宮祀香菊雙被批招駙馬登華兩成婚

十六回

紫微省三才成佳偶懷遠接二姓畢奇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凡例

一此書根源始于前陽山終于懷遠樓四十年之事也
也由張宏毒博至于懷遠畢婚十五年之事也而
中間天文交錯以成人文使後之讀者悅目快心拍
案稱奇文則始於吳江之約而畢于懷遠之歸近四
年之斯耳

一此書事畧出於張氏譜中另附此小傳也象川是以按
其事而輯之若日無影生端寃哉枉也

一此書叙事如珠走盤內太無不已小無不破不至有
首尾易形之弊不至有前後脫綿之愆不至有艱深
難悟之文亦不至有粗俗不堪之語

一此書每回之首對語二句書之綱領也評語數行書之條
目也在觀書者或先觀評語然後看正文再觀評語
加以已意參之方是晴川知言若曰評語進儒之論不
足觀也雖日讀千卷亦猶昏昏眩眩情川甚屬恨之
一此書連筆之妙隨意緩急至千日用常情一筆帶過

不似今之俾官每于嬉笑之節故作狐眉之態

此書表章詩詞原稿多缺畧象川不揣固陋竊以已
意補之其辭句不正在諸君子幸垂諒鑒若盡信為
古人之辭象川誠有負千古人之矣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博陵崔象川輯

詞曰

暑往寒來春又至
四時運轉不窮兩輪日月照
乾坤生出多少事
湏臾便成空落童年斯杜：



斯老幾同柳綠桃紅光陰似箭不長存早醒
青雲志休戀春宵夢

第一回

小梅村衡才詭德 大江口方山遇族

人之富貴必得其德必得其地必得其人矣苟非其人
不成其德非其德不得其地非其地則不成其為富貴
矣而張者天賜其地而後發其人發其人而後成其德
由是觀之吾人之處世何不以德為心哉

今人分居多因如恨而博興高是父使其分居也
一則慎終一則追遠遂皆遠映發積真令人想
其情而嘆其事

衡才濟困扶危恤孤憐貧人皆願其福也壽也
悞交一張宏身被其害讀者恨不食宏肉矣反
無人知覺於中順手取利到使諸閭人氣殺
大凡能惑人者必有一番忠厚一番小心如宏之
惑衡何等慇懃然衡非等閒人也惑他人則

易惑衡才則唯乃竟為其所惑矣吾人之交
濟往來可不慎歟

張宏未毒衡才之先人皆見其忠厚既毒衡才之後
人不知其狼奸及扶柩歸墓儼然一忠厚人也讀者
至此必疑作者竟張宏而作者實由後文之見於
夢也

若使張宏果然誠實衡才必竭力提舉其發積
甚易何必作此狼心自取喪身之禍也且半生
經營不能賺及分厘今既得地反生奸謀其不知
乃至於此今不知足者常多但不宜效張宏耳
方叙衡才過書接叙夏松失子既叙夏松失子
又叙方山得子此二家之悲而一家之喜者也方
山之無子而得一子何氏之哀夫而亦有一子惟
夏松有子至失此比較之則夏松更可悲夫

江市風浪常多當大江口之風浪則利一害一所
以然者實此子諺作兩姓人耳且有群鷗渡于

水中此則人所罕見者其不凡之品可知矣

夏松因白眉而奇之方山亦因白眉而奇之假

使其眉不白則當氏無所奇而後文亦無所見矣

話說古往今來世事無窮然鑑史之外可傳者百難奉

一矣大明時江西省吉安府吉水縣小梅村有一富翁姓

張字盈川當時善人也客湖南子二長名博字衡才次

名高字昆山俱隨父客湖南盈川於湖南病卒二子扶

柩歸總數里至前陽山坡柩柝齊斷後數十人不能抬

只得買此地安葬二子居喪三年畢歸家奉母李氏孀

二子曰我死後當移我柩合葬於尔父墓二子如命後遂

葬母於湖南前陽山父母俱亡其弟乃謂張博曰父母遠

葬千里弟當立業於彼庶不失祭掃墳塋然祖宗墳墓均在吉

水慎終追遠弟又不能兩全不若兄就吉水弟則永居湖

南方不失木本水源之恩博善其言乃從之於是兄弟

各富且貴焉且說張博自幼聰明最肯濟困扶危恤孤憐

貧積豐年之粟救凶年之饑當時遠近皆感其德書稱

為張員外娶妻何氏則同邑孝廉何舒公之女舒公生
二女此其長也其次女嫁白雲村姓夏名松字孟賢為妻
二女皆有淑德人稱為何大姑何二姑夏松自幼客蘇州與
張博最契歸娶後即將家眷帶往蘇州却說張博家資巨
萬庄田四十餘畝一連十三年歲豐熟博家之粟堆積如
山忽一年江西大旱河中絕流田上失種因連年歲豐人皆
有餘尚不覺荒明年復如此是人皆有飢色博乃將所積之
粟分濟群生遠近移食者均得安飽只是博年四十未生
子女一日晝寢夢一人金盃金甲手執江旗厲聲呼曰尔本
玄嗣上帝察尔功德浩大今使少微星以接尔後將手一拋見
一星自袖中出其大如斗清光滿室驚覺乃將所夢與妻言其
妻何氏曰妾連日身子不快想已懷孕矣於是二人暗喜明年
果生一子秀美非常產時異香滿室明年冬又生一女皆不
凡之品其子取名朋祖字度瑞其女取名蘭英自是張博
燕居身事一日有客來訪博出迎接見其人衣冠素雅春風
滿面同入茗堂禮畢坐定然後詢知來由乃同姓兄弟

也名寄字毓秀自幼飄蕩江湖未能成立近日歸家故
未拜訪博留宏晝飲席間見宏言辭謹慎甚悅之當日辭去
自此常未開談假作慇懃之杜張博愈加愛惜一日謂宏曰吾
友夏松在蘇州生意頗好吾當荐賢弟到彼或者可以發
積亦未可知宏起謝曰得蒙提舉幸莫大焉博遂爲了荐
書付宏又贈與路費數金宏臨起身乃未博家拜行情留飯
於書屋席間宏笑曰弟往蘇州不須一月無凡間坐家中未免
寂寞何不同往一遊博念夏松亦切一時高興遂願同往於
是收拾行李與宏同行身邊更不帶一人不尙一月已到蘇
州夏松接着甚喜張宏在松店生意張博喜遊幾日遂辭歸
何二姑恐博冷淡乃與天夏松高議原着張宏送歸於是博
與宏爲過快船歸家船戶言皆言是同胞兄弟宏因見博
衣箱內有珍珠手巾價值萬金遂有意謀害頗起不良之
心不數日船至南康既命船戶將艇灣入失子階內宏乃進城買
此酒肉菜蔬暗製毒藥藏於袖中未到艇上將菜蔬煮熟與
博對飲甚觀宏假意日兄酒量甚微宜少飲此博曰恩

與賢弟其飲可謂酒逢知己當此壯年何必介意
曰兄既喜飲弟亦當盡一醉於是二人開懷暢飲博解乃
伏衣而睡於是宏乃將毒藥贈置於餘酒中乃斗曰兄醉矣
可飲餘酒以便收拾安歇博亦一飲而盡宏乃收拾碗盞以
及開鋪扶張博安睡自己亦連忙就寢假作睡着未已博大
斗曰病死我也宏在前搶縱不答應驚起艮戶近前但見
博七孔流血艮戶急出前搶斗醒張宏宏近前看時博氣已
絕矣宏荒忙奔出艮頭大叫救命驚出同伴客商問其故
宏曰艮戶逼問害我哥又未前搶害我幸我得免於難几乎
性命不保引得同夥客人俱來看時果見張博死於非命宏曰
取煩列公做個見證明日進城報明一張便了啼得那艮戶斗
冤內中一老客認得此艮戶老者乃勸曰此位船家老夫向未相識
不是謀財害命之人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不要冤
屈好人宏乃借此話轉口曰我看老板果然忠厚只是我哥
哥傾刻如此必然總有冤枉我若不報明如何見我嫂
言畢抱屍痛哭不已衆善勸方息天明入城實取棺槨殯

殮畢暗過藏珍珠手串遂開缸望吉安毋進發一路假
意傷悲將此一段冤情拋過天外缸至吉水張先到博家
報喪何大姑時正在閒坐見張者身穿孝衣大哭而未見
了大姑遂哭拜於地下曰我自蘓州轉身不料到南康
雲時無病辭世矣大姑聞言大叫一聲昏絕於地宏急救醒
痛哭不已宏乃使其僕同往迎柩至花園中暫停遠近聞知
無不痛慘其妻何大姑一連三日點水不進諸凡事務任從
宏主持博家親友俱謂宏是個好人喪事已畢何大姑乃
用宏主持家事四十餘畝畝庄由宏一人掌管於中取
利不到二年妻奴因屋皆有宏在湖南時與人妻私通生
有一子宏帶歸撫養已三歲矣因眉清目秀遂取名美玉
不題却說何大姑在家閒苦不過步出門前遠望一乘小車擁
一婦人車後一人相隨直抵門前視之車上婦人乃妹子何二
姑車後隨人乃妹夫夏松也原來夏松自蘓州搬家眷歸當
下大姑接入所上二姑先自流淚大姑問其故二姑泣曰妹生
一子年已三歲不料昨至大江口遇一陣狂風將帆吹落

妹懷抱小兒把持不住連小兒失落水中賴手水將妹救起小兒不知所向想已葬於魚腹矣言訖大哭夏松盡傷功辭大姑又相抱痛哭正不能解車天便推作起身二姑只得告辭曰這洞妹自舡上未舡現在谷川等候今日要趕到家中大姑不好相留泣送出門夏松當日到家因失子不樂自此看破世事更不出外經營却說南康府星子縣有一人姓武名英字方山自幼讀書因利甲出身官至福建潼道其人居官清正年六旬無子妻利氏早故繼娶孫氏亦不生育因思年老無子居官何益且家資富厚思欲享太平之福乃上表告老帝准其表即行收拾駕船歸家由潼瀾而下船到大江口遠見一群鳥鵲擁着一物浮於江面空中百鳥翩翩聲聞四野方山忙令船戶打撈起來却原來是一嬰兒也年約三歲兩朵白眉四体赤几方山抱在懷中大喜曰此天賜我奇兒也因名之曰奇兒遂帶歸南康養育却原來此子即夏松之子也其妻孫氏甚愛之後延師讀書頓悟過人皆稱為武公

子不在話下又數年何大姑之子庭瑞年已七歲張宏養
成美玉年亦七歲宏乃請一先生誦庭瑞美玉之書先生乃
同邑名士姓陳名德操庭瑞之妹蘭英亦同學書其女不
帶耳環不穿女衣然雖札脚亦套之以靴曾自言身為女子
志勝男兒鄉中人多不知其為女子者當下二子一女讀書
俱各聰敏先生甚奇之不尚三年皆善詩文適逢舉考先
生命庭瑞美玉赴試蘭英亦要同往正是

男子英才正欲發婦娥錦綉已將成未知蘭英同赴
考否且听下回分解

絕張宏廬山從學 遇菊英月下訂盟

男子能文女子亦能文男子可考女子亦可
考蘭英身為女子不負所學真可志勝男兒矣
大姑有僕能窺張宏之奸大姑有子能絕張
宏之害有是僕有是子可謂極叅來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

庭瑞有才美玉亦有庭瑞入伴美玉亦入伴

張博積德張宏却損德以較之善惡之報亦甚
不真豈其然乎

建章無庭瑞無以為庭瑞無建章無以合志以文
會友以反輔仁此二子者真可謂直諒多聞矣

菊英能琴庭瑞亦能琴庭瑞善詩菊英亦善詩
知音殊誠遇不易得也當七月之中三更之候明月
當空才子佳人隔船和味一片好景當得一輒清

秋畫

未見不思既見不乱得其所矣見而有約默
然指心情自深矣別後相思竟如何哉

或曰聞琴則咏聞咏則和全無閨節何殊西廂記

月下跳牆矣孔子曰然則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耶此意也才逢才焉有不相憐者乎

話說身考將近先生命庭瑞與美玉赴考菊英亦要同往
其母何大姑止之曰汝女流輩怎想去考試連內外都沒
有了菊英曰娘道我是女兒兒我偏不以女流自居今番出

考終不落他人之後其母軟弱遂不禁止蘭英與庭瑞美玉一樣打扮三人同行赴縣考試後俱散庭瑞舉了首名蘭英第美玉却在四名三人自得意歸家及府考美玉舉了案首庭瑞在第三名蘭英居四府身考畢只待學憲到未不料驟卒庭瑞傷感不已在家納悶一日何大姑閑坐庭瑞侍側有老僕名郭發進言曰昔先主人廣施恩澤遠近皆沾其德倘然家資日富先主人去世毓秀叔理我家務恩人未得其澤反受其算我家資文不見感向者毓秀叔孤身獨一今則呼奴喚婢騾馬成群其屋於庄田不在我家之下非算計我承之財耶况行為詐謀若不早絕之則我承之業必屬他日有矣僕久欲進言奈因小主人年幼恐違他害故也願主母裁需何大姑未及開言庭瑞一傍接目新發之言是也若非地下蘓州我爹人不至於身故於外矣願母親早絕此人何大姑曰我乃女流難以任事憑尔便了庭瑞曰郭發是我家老僕家事他無不知况且為人老實可將家事任之必然始終盡美何大姑依言將家事

付新發掌管各書事務俱教張宏三面交割張宏暗

懷恨自此不甚未往忽一日美玉來尋庭瑞說學憲將到

相邀同往考試於是又與蘭英同往及學憲到先考袁

文卷後學憲閱見三兒文卷十分驚喜遂皆取入泮庭瑞

次之蘭英第三一人喜不自勝俟候學憲起身然後回家

大姑謂蘭英曰尔以為嬉游今則名入泮宮倘美玉露風

奈何蘭英曰母親勿自畏也美玉與我同學又與我同考

他洩我事他自己得無于咎大姑心始安且說美玉回家

又邀庭瑞一齊讀書庭瑞實不耐煩一日對大姑曰兒在家

中美玉長：纏擾兒實不耐煩今聞南康府廬山上有曰

鹿書院乃宋朝朱文公設教之所如今做御學先生乃翰

林院劉成翰掌教兒將往從其學願母親自珍貴休大姑

曰尔欲往廬山學書亦是美志到其間是必苦心以求上達

之瑞願命遂帶了書束也見同往老僕新發送十里之

外庭瑞囑之曰尔在家中務宜小心侍奉主母別無他囑語發

願諾而歸庭瑞駕了船隻頭流而下不數日到了廬山與未

興見上坪請人挑子書箱直抵白鹿書院令未興見送
上名帖謁過了先生然後與諸同窓各叙年齒內中有一
同年亦是去年入學其人姓武名奇兒字建章即武方山
在大江口拾得之子也當下邀庭瑞到他房中坐談講及
翰墨竟終日不能已遂成文字知音二人日則同食夜則
同榻每當終夜不寢博論興義又曰今年有科舉勿使
榜上無名先生見他志學如此亦勤心教誨一日庭瑞謂
建章曰兄曾娶妻否建曰未也家君每為弟議婚俱非姐
緣弟志必得有才者方稱此心庭瑞曰弟有一妹年十四歲
亦曾讀書其才雖不言高却與弟恍惚若不嫌門戶見鄙願
將舍妹相托建章大喜曰既蒙不棄敢不遵命但當請
歸父命然後方妥正話間忽一僕進來曰公子快些回家大
老爺昨日陡然起病十分沉重天人着我來叫公子回家建章
聞言即忙收拾歸家臨別時庭瑞問曰令尊翁有恙不容不
去但是科場期近兄几時可來建章曰相煩多等几日七月
初旬準到倘旬內不到兄便不必等了言訖長揖而別及

到了家中因見父親病重恐庭瑞在書院等故作書令其
先往併托為覓寓所時書院人俱赴科場去了惟庭瑞一
獨自等候建章及得了書信便打點起身寫了一隻快船
與朱典見望江省而未滿午浣船順風而未本日到了吳城
將船灣在望湖停棧歇宿時七月之中暑氣正盛庭瑞乃步
出船外納涼是夕月白風清萬里如畫正咲散間忽聞鐘
聲迤向一雙官船順風而未灣入帟中正與庭瑞之船隔壁
那船上一面黃旗大書欽命湖南巡撫部院船外旗幟分
明綠紗窗內寶炬輝煌異香飄出忽然禁声响曉優雅盡妙
庭瑞^瑞听之良久乃伎窗窻內有女子曰小姐請用茶瀆更琴聲
又作有人嬌声歌曰

從吾所好兮琴與書身為女子兮志並英
儒夜宿長江兮秋聲寂寂回首願望兮渺

渺都湖

歌罢琴息三庭瑞驚喜欲往暗思此必才女所作也且其
嬌声雅韻真使我魂飛天外魄散几宵欲待和他一韻又

恐驚動他船上官長反為不美正尋思不了亦命書童
把琴出船未彈一鳳求凰詞琴聲既罷又聞那船上琴聲洋
然依韻而轉庭瑞詩興淳然自不能禁遂高声吟曰

嫦娥何事夜彈琴 彈出好音正有情

窻內主人多美伴 可憐明月一孤輪

吟罷自思不知窻內才人曾聽見否又不知情憐我意否
正想間只听得那船內低聲和云

窻外何人夜听琴 新詩分外更多情

一輪明月當空照 照出江中月一輪

庭瑞听罢舞掌樂甚乃暗嗟曰若得此女一見勝占鰲頭百
倍矣正在痴呆之際忽見他船上紗窻開露一女子步出
窻外月光之下淡粧得宜笑容可掬庭瑞暗思此必和
詩才女也女子走近船邊問曰相公深夜自咏其樂如
何庭忙起身答曰光風濟月之下樂自大焉請問小姐
尊居何處將欲何之女子曰妾非小姐乃小姐之婢梅香
也我家老爺姓楊名肘昌家居江南見任湖南巡撫

已上任一年了。我小姐因有小恙，所以落後。今船上也有
老爺差來一老僕，迎接小姐的。暫且睡着，請問相公尊
居何處？高姓大名？青春几何？庭答曰：小生姓張，名朋祖，
字庭瑞，吉安府吉水縣人，年十五歲，生於當今三十六年
春三月望日酉時也。婢曰：我小姐通詞妙句，深加敬仰。欲
與終身相托，未審均意若何？庭曰：小生一個寒儒，何敢當
此。且小姐千金青牀下配，一箇面書生非所宜也。婢曰：我小
姐素性不亢，舉措有方，嘗自謂曰：不配公侯子，願事知
音客。今現相公人才正與小姐相當，何以辭焉？庭曰：愚雖幼
願詩書，讀粗知禮義，婚姻大事當父母未測，任意可擇者，婢
曰：我小姐雖幼，亦知禮義，豈不知婚姻之事出父母之命？
我老爺年老，無子，獨生小姐，愛之過甚，每擇婚必取其
才與小姐相當者。數年未得其人，今相公與小姐以才
憐才，年齒相同，故屬意焉。倘蒙見允，到署之日，即稟
請老爺夫人之命，自有美官，未迎相公庭曰：既蒙小姐
如此憐愛，小生敢不諾命。但求小姐佳句，以訂今夕之

約婢領諾轉入艙中須臾手奉一幅黃羅汗巾而出
遞與庭瑞；接過看時只見上寫一絕云

寒夜長江事以然 月光如水如天

同心玩月訂盟書 便是吳江隔壁船

江寧女子楊菊英拜題

庭瑞接看一遍十分欢喜乃問曰小姐有甚言婢曰亦求
相公佳句而已庭點首入艙亦用一幅繡巾書一絕云

嫦娥只今在蟾宮 誰覺今宵下九重

若是仙緣應有分 何辭十里訂奇逢

吉水書生張庭瑞應命

庭瑞寫畢送出艙去只見他船上紗窗開處一女子手
托香腮與婢言語見了庭瑞即潛入窓內庭瑞只作不知
將汗巾詩句交付婢子收拾去了庭瑞亦入艙內正欲
解衣就寢那婢子又來擊門曰張相公我小姐相請有
話說庭瑞復出未時只見那婢子推開半紗窓小姐現
出容正將使婢傳言然後半晌不語忽然那船上有人咳

嗽小姐聞嗽声忙叫婢子進去掩了紗窗到使庭瑞倚
船獨立欲卧不能霎時天亮那船上水手一齊起來開
船急得庭瑞心頭意深則見那船上紗窗復閉小姐立於窓
內默然望着庭瑞以手指心而已船到江心擣起帆索如飛去
了庭瑞也叫起船戶開船奈因船小赶他不上乃嘆曰不期
而有此奇遇真天緣也此等才貌双全吉素少有竟何我
慕不能已也且待科場後復當往湖南一試不負今日之約
矣一日河思想不了船遂到了江省是晚宿於滕王閣
邊明日清晨與素與見進城欲覓寓所只見一書生嘆曰
日庭兄素矣弟已等候多時了乃一手挽庭瑞同行正是
方逢王女指心約 又遇故人挽手言
不知此人是誰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建章無媒逆緣人 美玉解勾招橫禍
庭瑞欲遠絕張宏美玉又素約之庭瑞既不與
之同學又復與之同寓正所謂君子欲決小人

而不能去小人欲害君子而亦不能已也
酒後失言常事也月下訂約密事也因枯
之酒失一片之言以至於奸人計生節女見
羞其咎也是誰之過歟

方山得病召建章歸方山病可推建章試愛
子之心願其成也為子者可不善体親心歟
建章得一庭瑞以為好反復得一蘭英又是
至交君子以文會反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建章猜蘭英為庭瑞蘭英又猜建章為庭
及其遇也而不相識忽然變作至交竟將
庭瑞拋開一邊真令讀者則志不定
庭瑞愛建章以真妹許之蘭英愛建章以假
妹許之一真一假愛作兩樣文法其實總
是一蘭英耳

四子席間論婚庭瑞會意美玉會意蘭亦會
意惟建章一人似醉非醉似夢非夢面上

到也难看

接寓亭邊看者常多而美玉一人獨因酒
醉自取失言之禍信平白圭之詩深有益於
世道矣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惡之家必有余

殃太上

帝君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近在已自遠

在于孫誠不易之言也我此之時美玉之惡

示形而牢獄之殃原發其報應不已近歟

或曰鳳雛之貌醜而名亦美以此比之何足

為怒余曰不然人生不讀書尚知禮義况為

儒者乎以下犯上律所不容刑之宜矣

甚矣酒之為也物張情因之以喪命庭瑞

因之以失言美玉又因之以見囚好飲者可

不畏哉

話說庭瑞欲尋寓所正遇一人叫曰庭兄未矣庭
視之乃美玉也當下邀庭瑞來到寓所曰弟到省

便租了這所寬大寓寓所是有意興足同寓指謂
庭瑞曰東邊房子第已潔靜以待兄矣庭甚不如
意只是面上不好意思以免強應承即命未
與列船上指收鋪蓋上素美玉即治酒接風飲酒
間庭瑞將醉乃將吳城河邊楊小姐之事細說一
番又將所吟之詩一一念出當時只做談美玉却緊
記在心間庭瑞酒醒自知失言悔之不及却說方
山在家病料去此便推作建章赴科場應試建章
領命代一書童寫了快船望江省而未一日到了江
省即與書童入城遍尋庭瑞寓所遇着同窓學友問及庭
瑞俱言在書院等候尚未起身建章自悔日到是我誤
了他只是我有書子與他約他起身怎處還在那哩
等我莫非我書子寄失了不成尋思不定只得自尋
寓所與書童未到進賢門有一高大房子貼着賃
寓即使書童問其屋主那主人答曰通間有一吉
安張相公租了只是房子寬大他要北月與人共到

也合式書童將此話回復建章：「暗思吉安張相公或者是庭瑞亦未可知恰一人自內出書童指謂曰此即主人也建章向前揖問曰這主人言張相公是甚么年紀其人曰大約十四五歲建章暗思必是庭瑞乃曰相煩主人與張相公說白鹿書院友人相訪主人願諾入內良久乃出揖建章曰原來張相公即是令弟請進」建章只道是庭瑞方信步入內却見一書生青年俊秀立於所上而貌却與庭瑞相似見了建章遂下階相迎禮畢乃問曰兄自白鹿書院來可知張庭瑞否建章曰庭瑞是至交焉有不知只是自家中未不曾與他同伴通過同窓詢知他尚未起身請問兄台與他是何親故那書生日庭瑞是我家兄也建章曰原來是友人兄弟也妙甚請問尊諱答曰名蘭號麟瑞建章暗思庭瑞與我交厚只知他有一妹未聞他有兄弟乃問曰兄與庭瑞是同胞否蘭曰共祖各父建章點首曰此所房子願

大意欲相約未審可否蘭曰吾兄之友已吾友也同居甚好於是建章即與蘭同寓不在話下原來此生即庭瑞之妹蘭英也自從庭瑞去白鹿後他一人盡力讀書終夜不寢時近科場是一男粒未省其母何大姑亦不禁止及到了省城賃了這個房子以待庭瑞却不期遇着建章相與講論翰墨竟成文字知音問答無不合意蘭英意欲配建章乃問曰兄婚娶否建章曰弟年未冠名未就何暇論及此事蘭曰不然此人之楠身之根本豈宜落後弟有一舍妹年十四歲雖非杏花月貌亦得平其中矣最喜讀書頗知禮義倘不見鄙願相托焉均意以為如何建章曰既蒙垂愛本當諾命但婚相之事欲從父母之命未敢自專非愚所能允亦非兄所能諾蘭曰是日幼喪父獨有老母在堂凡事悉憑弟我俱令尊翁處無人可以進言建章因詢其不親亦已屬意乃曰親君需到可以面稟但路隔千里釋返艱難蘭咲曰千里姻緣一線拴何難

之有建章遂允之自是二人更加親愛一日蘭晝寢
建章獨自散步來到貢院前忽聞人叫曰建章兄弟
後建視之乃庭瑞也傍有一人相與同行建章近前
問懇畢知那人姓名庭瑞答曰即弟同姓兄弟也
字美玉又問見寓何處答與美玉同所在郭城門內
董宅庭瑞問建曰兄寓何處建曰遊賢門對宅庭瑞正
欲到建章寓所遊玩建章邀進酒飯小酌各叙別後
之情庭瑞對美玉曰弟欲將舍妹配與建兄特歸
請母命耳美玉曰兄家中大事俱兄自裁兄既如意
伯母無不依從就今日一言為定弟作媒人便了建
章拱手謝曰庭兄在堂下早有美意愚亦有此心
奈弟今已別議婚了庭兄當為賢妹另選高門切勿
道弟之無信也庭莫非令尊翁早為兄定了佳人也
建曰非也言未畢忽一人自外而來咲揖曰哥，原來
已在此庭視之乃是妹子蘭英衆皆揖之落坐庭瑞
因建章在坐不好說得建章曰弟前列省時料兄

即先乘四馬尋不見踪跡只得自尋寓所以手指
蘭曰即與此兄同寓始詢知是兄台令弟其人也
慷慨多情兼且深通經典其文墨俱在弟之上連日
得蒙教益使弟十分改纂他有一令妹家地許弟
為婚弟已允從庭瑞美玉暗會意却用冷言嘲笑建
章飲酒間十分有趣庭瑞又問**吳****蘭**曰賢弟几
時來省可曾見家堂吾蘭會意曰伯母安春弟
臨起身時曾瀆弟與兄同寓於是四人飲酒各
自歡喜惟美玉一人貪盃先醉忽見市上人紛亂
亂庭瑞等亂言即行因河酒肆中何故小面答曰主
考到了急忙還了酒錢未到滕王閣來看主考庭
建之蘭三人遠望只見官船悠然而來旗上大
書欽命大主考吳又一船旗上欽命副主考陶
是時滿城官員都在河下迎接迎接向前主考船
到岸即出船來與巡撫叙禮那吳主考十分親暱
美玉乘醉走入接官亭大嘆曰怪哉怪哉鳳雛

復生於世矣不料那主考所見怒問法令何在那
南昌身即將美玉舒下主考曰汝竟取言吾貌醜遂
棄衣冠履瑞等三人暗裏看見大驚又不知根理
正無奈之間闌瑛官員巡撫衆皆詢知其故向吳主
考解勸那吳主考曰此等狂徒縱有天才何益於
世即着南昌鎖押听候發落正是
未曾入貢院先已作囚人未知若何發落且听下回

第四回

後花園小姐投桔井前陽山菊英遇鬼緣
庭瑞伸蘭英伸建章亦伸惟美玉一人困於
鎖押若論其才四子皆可並耳論其德則
異矣可見榜上功名非徒字文所能取也
蘭英之配建章庭瑞先有是心蘭英後見
其人惟何二姑一人不樂正襯下文之妙
菊英之遇庭瑞一彈一歌能使庭瑞感與梅
香之見夫人一問一答又能使夫人允從當

日與梅香何以通了於庭瑞今日無梅香
何以轉達於夫人由此論之庭菊之婚皆梅
香之力也

巡檢見詩而怒小姐事急而奔奔而無路
自投古井則一番情思付之流水矣賴王
忠一線之路接出無數妙文王忠之功又勝
於梅香多矣

人救人不奇鬼救人更奇食人食不奇
食鬼食更奇宿人宿不奇宿鬼舍更奇
一段鬼緣當得一部聊齋志

初遇鬼緣得免一夜淒涼既遇人緣得免
肌膚奔苦遇鬼緣本出鬼意遇人緣全
賴人夢夢者鬼之所使也信乎鬼神之
為德其盛矣乎

訂約之後心中有一庭瑞投其之後心中
猶有一庭瑞安危不易其志死亦不變

其心真乃女中之丈夫

話說主考官命南昌縣將美玉鎖押等候發落却
自進了貢院明日出牌示定考期且說庭瑞等三
人因美玉被押未到班房詢知其由無法可救只
得自己打點進場到了考期各郡生員俱紛：應
點而庭瑞等亦皆入場不上十日三場俱畢各
言文字似乎得意只是思念美玉不了正言間
忽見美玉曲身叩脚而前庭瑞等眾皆大喜
問其情由美玉曰今番苦殺我也適間南昌縣將我
捉去責打四十然後釋放今即行文至吉安棄我儒
巾了庭瑞等聞言皆為之下淚於是日入舍在一
處不覺日籠虎^榜出報子紛：未寓蕭英却伸了牒
瓦庭瑞居二建章却在五名三人亦皆得意惟美玉
羞極及送了主考起身各自分頭歸家約會未年
赴京會試不提當下庭瑞蕭英到家時滿門欢喜
庭瑞乃將吳江過菊英及妹子願武公子之事

俱與母親說知何大姑聞言無不樂從却說
河二姑自從那年失子之後總不生育夏松連娶
三妾俱相繼而亡夏松夫妻十分悽涼今聞度瑞
兄妹高仲故未賀喜河二姑笑配於郡甚言不可大姑
日門戶却也相當只是遠了些奈既已久從何能退回
當下拋開此事不提却說楊菊英小姐在吳城河下
與度瑞訂了婚事寤寐在心不一日到了衙門口望
便與父親高議不料父親往各郡巡邊去了只有
母親王夫人在署當言了些家中前事是晚菊英
香同榻二人將吳江之事高議定安次日梅香入見
夫人曰夫人常慮小姐難得佳婿今小姐自得其人
矣遂將吳江訂約之事直言乃極力贊其才貌夫
人正色曰小賤人怎敢胡言壞我規矩幸得老爺
不在衙中再休亂言弄得梅香沒趣而退乃將此
言告菊英曰耐耳曰尔可如此二人商量已
定忽夫人使婢來喚菊英曰起見夫人低頭

不語夫人罵曰尔即書讀詩當思廉恥匹配
不待父母黃夜與人私約規節何在未欲責打
恐為人笑談敗我家聲祠後務宜痛改前非菊
英唯唯而退次日梅香入告夫人曰昨晚小姐偶
然有病似平精神恍惚夫人聞知即去小姐床前
視病但見菊英雙泪流淚欲言不言夫人命請
醫調治又數日梅香言欲夫人曰小姐之病更重
數日點水不進恐難久於人世矣夫人若急使
再覓良以梅香曰非一藥所能效也婢日夜與小
姐作伴見小姐恍惚間思念吳江才子婢因劝之
曰天下才人常多何必獨此一人以小姐之才何愁
無美配乎小姐曰志在此人豈容他適况有盟誓
平吾願不遂有死而已似此如之奈何夫人詳思
只有此一女倘遭不測奈何又想縱然我依從老爺
不肯相容亦是極然乃曰尔可到小姐說叫他不必
造次恐傷性命且待老爺回來再作高議便了

梅香乃將此言回復小姐二人暗、歡喜、以待。
父親回衙過了數日楊巡撫巡邊回身與夫人相
見未及言語忽主考到了巡撫即忙起身迎接主
考進了貢院巡撫便在貢院內監臨至出榜後方
纔出來及主考進京去訖自己又作武場主考真
到十月陽始得閒暇方與夫人叙語言致菊英身
上便將武城河下與庭瑞訂婚之事說了一番巡
撫即命人喚梅香、正與小姐說話忽聞前所
呼喚明知是吳江之事小姐囑梅香曰老爺面
前好生同話梅香領諾未列前所巡撫問曰尔自
家中伏侍小姐到此那吳江之事尔知其情否梅香
曰知清巡撫曰尔可從頭說來梅香曰夫人盡知婢
不取言巡撫曰有甚為証梅香曰有詩巡撫曰可
將那詩解來我看梅香即列小姐房中問小姐舒
菊英只得用紙鈔出付與梅自己却也到所後竊听
且說梅香未到前所將詩呈上巡撫接過手未

看了一遍大怒曰這詩中說婦娥只合在蟾宮
誰覺今宵下九重之句分是這賤人私自鈎通
楊門不幸出此辱女若不除之有向面目為人
上之人即呼家奴用亂棒打死抬來見我家人因
夫人在坐俱不敢動手巡撫怒氣更加乃自取
一棍將入菊英房中去了夫人與梅香曉得而
相視却說菊英在汝所所得父親勢顯不好乃避入
後花園中那楊巡撫直趕進後花園菊英急得去
路只得跳入古井自盡時花園中有一老僕王中正
栽花巡撫便命王中曰爾可將此座土牆推倒掩蓋此
井王中領諾假意掘牆候巡撫出去便用藤索將菊
英提上開了一扇後門令其速逃王中却又將土
掩塞此井夫人聞知女兒活埋於井中痛哭不已
數日飲食俱廢巡撫因一時之氣逼死女兒後未
卻也懊悔不了却菊英得王中救出逃奔南門外
未此時遍休皆濕幸井中水不深甚口未進水及至

南門日已過午傍有一小路而走約走了七八里
到一地方四面皆是高山大嶺樹木叢雜傍有一
一亭子上書前陽山亭時已困倦天已昏暮無路可
奔只得坐地而哭忽一白髮老人手持竹杖而來問
曰女子何事在此啼哭翁莫乃以實告老人曰原來
是小妣失敬了今且請到小舍暫歇明日再作他計
可也翁笑謝曰既蒙老公公相濟真乃重生父母也乃
隨那老人轉過山坡見有一所大廈門上懸着尚書
府入門見有公案兩傍皂隸驚恐：竟似衙門
轉入後所見有一婢女老人向曰夫人何在言未
畢只見數婢妾扶一老婦出來老人謂老婦曰楊小
姐到此可速治酒洗塵又謂翁莫曰此即老妻也翁
莫近前與老婦見禮畢分賓主坐老人約陪坐已
刻出去須臾婢烹香茶献上茶畢席已設矣老婦
請小姐就席時所上燈燭輝煌燦若僊宮雜肴具
呈敬禮尤甚數婢女事酒十分慇懃席間頗熱翁

英微汗出婢及為之拂房菊英將醉老婦命婢
扶之寢一婢執燈而婢相扶入一廂房十分幽
雅卓椅俱全錦被備榻果然盡美菊英雄衣而
臥婢乃為之蓋被須臾婢出自外掩門菊自嘆
曰今日幾乎死矣不期而遇此緣人真奇遇也自
覺醉甚乃合目而眠徐々睡著天明醒來乃見四
面高山臥臥荒野之地回首視之乃見一墓墓上
書故考張公盈川妣王氏之墓菊英大驚乃悟夜
未之事是與鬼聚也乃拜謝於墓前時天已大明見
左邊有條大路乃隨路而行約數里有一大村中
頗多大屋菊英走近村前有一人年四十餘歲飄
然而來迎迓菊英之前叫曰未者莫作楊小姐耶
菊曰然君何以知我那人曰且請入小舍容我申告
其白菊不辭乃與那人入其所原來那張盈川之子張
博之弟也因守父墓遂居於建州當時請菊英坐定
乃曰老夫姓張字昆也先父字盈川已去世多年昨

晚三更夢先父至謂明日辰刻有楊巡檢小姐以
難奔逃路過我家可請入內以禮相留適聞早起以夢
寐之事尚未深不料小姐果然到此真乃奇事菊英
聞言亦將昨晚之事細說一遍兩相稱奇於是菊
英寓於其家昆山之妻郭氏甚賢菊英拜為繼母
稱昆山為繼父昆山有二子長名登次名泰字敬顯
長名字敬威父子忠厚傳家書香濟美也不但都
說菊英之母王夫人終日哭女不已志僕王中見巡
檢在書房晝寢乃密去見夫人具言救出菊英之
事夫人大喜乃與王中白銀百兩令其四覓尋若
有踪跡速來報我王中諾命遂到四書坊問竟委
踪跡一日尋到前陽山立於高巔之上遠望見一
大村乃訪入村中見有一高樓大廈傍有一花園
王中於花園中張望只見異花滿園忽見樓有數女
子從門道而下直透花園內有一女乃小姐也王
中大喜乃扣扉而入菊英喜曰尔因何到此中曰夫

人思念甚切故便僕來尋訪今相遇於此僕之幸也乃從身上取出白銀百兩交菊英曰此夫人付來應小姐用的小姐小心在此暫存此時天人自有道理菊英遂諾乃代王中玉後所將上項事說俱對說知恰是山自外而未菊英指謂王中玉即是我活命恩人也王中聞言便伏地叩頭昆連忙扶起因詢知是夫人使命乃與之坐菊英乃出白銀於卓上昆山曰家母使小僕奉上白銀百兩祈為笑納他日自當望報昆山曰衰朽之地得蒙小姐光降已是榮幸焉最望報只是此銀轉贈王中便了王中推辭不過只得領受當下菊英寫了書信令王中帶歸以安夫人之心心中之意但言誓配庭瑞正是

死生不改吳江約 可謂楊家女丈夫
未知如何配了庭瑞且听下文如何

白圭志第八才子書
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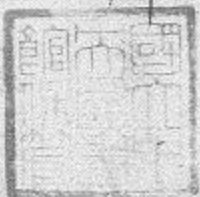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傳陵崔象以輯

第五回

美玉由來奸惡未形雖遭杖押人尚憐之今
則問人之書冒人之名亂人之節其奸譎更
甚於張宏矣

科場將近自取鎖押之禍娶妻將成又遭杖
夾之殃雖奸人善計亦奚以為徒自取辱耳



本為一庭瑞却弄出一美玉本為張村成親
却弄出院上成親本為身披紅彩却弄出
頸掛素珠本為洞房交歡却弄出法堂叫
苦令讀者時怒時驚時畏時喜其文法變
換之妙大有可觀但長沙具之挾棍勝於
紅羅帳之交合多矣

庭瑞有才美玉亦有才庭瑞有貌美玉亦
有貌而菊英獨愛庭瑞而不愛美玉者何
也蓋菊英守身以節非勾取於色者也美玉
自負才貌故取冒名而未欲以才色動人不料
此地全然用之不着

若使菊英早與美玉張村一會可無合色之失
若使巡撫不取菊英回衙可無院堂之榮若
使菊英徒愛才色可無洞房之變有此一番
榮華有此一番雅趣又有此一番苦情一篇妙
文真令讀者不惻

話說王夫人接閱女提書信亦作書令王中送
與女兒以安其心自此五中第一走動到也安樂一
日昆山歸家手執題名錄一本對其妻郭氏曰可喜
姪兒展瑞已中了第二名舉人郭氏亦喜惟菊英
一傍流淚郭氏大疑乃密問之菊英乃以言禮之
由相告郭氏喜曰今日為吾兒他日是吾姪婦也
遂與夫言昆山謂言喜不自勝菊英却長吁短嘆
昆山因慰之曰此等佳事何反不與菊英曰他名
登雲榜何等榮耀妾孤身寄跡何等淒涼既然
得意功名必將往京會試妾之事豈不割兩一邊
昔在吳江時曾約定着人迎他不料反復如此他心
中若不忘妾定然與妾一樣懷想豈非妾負了他他
若因無人往接必為此事不安一旦別要到怪不得
他負了妾以此妾得不嘆昆山曰小姐可寫一信付與
令姪如何菊英曰無人可使昆曰那墨店中有一墨客
歸家他與令姪同邑少不得我亦有信去只在明

日起身可修書付他代去便了菊轉入房中寫了
如信交與昆山，即送交墨客，代了書聖吉
安而未不一日到了小梅村適遇一秀士年約十五
六歲在村前低頭散步遂揖問曰此間有一張庭瑞
老爺否秀士曰即是家兄足下何事問他墨客曰愚
自湖南歸他令叔有信一封是與令兄的秀士曰家
兄少出有信付我轉交便了墨客遂從袖中取出一信
交與秀士一揖而去原來這秀士即美玉也自從省
中受辱後十分苦惱納悶不過所以出來閑散適
遇墨客送信乃冒認收下轉入書房私自拆開將
山昆家書拋在一邊細看英之信畧曰

妾與君吳江訂盟誓偕鸞鳳今君名登虎榜
志在鰲頭吳江之約想亦付之流水矣妾雖
遠隔千里而此心已留於君腹妾父近知此事
怒而不容以逼妾至於死地今則隱身張村理
名昆宅願君早降以決盟誓倘不如意祈賜

絕音妾當自盡以明素志也不盡言諄候未
命

美玉寤畢喜曰原來是吳江女子也可惜那晚不
曾遇我但我才親不在庭瑞之下何獨不能得一美
配乎今觀此意見得此女已今逃出在外不知借此
機會假冒庭瑞名字前往湖南一走若得此女為婚
不啻平生之願也且庭瑞與我年貌相同庭瑞的叔
父又不相識此女在吳江之月光之下那裡看得清
白縱然他認出我面貌我才亦足以動之心中躊躇即
定乃如父親說知密代童僕奉安同往湖南在路半
月到了湖南尋一公館歇下寫了庭瑞名帖便令奉
安同出南門到張村詢知昆宅奉安送上名帖
見一老童答曰老爺在書房去了這裡無人收帖奉
安又尋到書房見一人端坐視書奉安料是昆山遂
下跪呈上帖子昆山看了是姪兒名帖大喜遂命請
入美玉連忙趨進納頭便拜昆山扶起命坐於側

昆山曰賢姪不遠千里而求足見月下之情矣美
玉曰思慕叔父甚切非別月下事也若吳江訂盟實
出意外今小姐為我已至死地幸蒼天不絕人願蒙
叔父廣恩收育真乃再王之德也昆山曰濟困扶危
義所當然未華宜弟之今小姐可居於此內外不便
城因有公報是尔祖父所創暫寓此時候我通個信
息與尔父母然後擇日成親那時再未拜見娘姐美
玉點頭云諾昆山遂命亭奴送美玉至公報中歇
混雜紛々奔走巡撫遠々望見一女子行走不動暫
近再視之乃是女兒菊英也遂命左右扶之先以車
載回衙原系菊英小姐因賊匪逼近是以雜在衆人
中奔逃當下為父親看見扶回內衙垂與母親相見悲
喜交集但又恐父親見怒正與母親商議忽鐘声响亮
巡撫捕盜百餘而归即時立決除賊多死於戰場公事
既畢乃入內衙夫人咲迎巡撫曰汝女兒墨魂可知道
否夫人乃正色曰汝年紀大十只有此女汝可欲

其死耶者非王中相救焉有今日重逢巡撫曰利
述一特之候亦未曾不悔今有女兒還汝免得
爾終日啼哭夫人咲曰今女兒既歸可擇一才郎
以完你我心願巡撫曰他吳江自有情人何必別
擇才郎夫人又曰倘吳江生到此可相容否
巡撫曰如若到此其完孽緣而已何所不容夫人
乃曰實不相防今女婿已到見在分館中去年鄉
試他中了第二名舉人似此英才真不愧為
下昆山見姪兒才貌十分喜愛乃嘆曰向聞其詩乃
天下之奇才今見其人果蓋世之妙品真吾兄之萃
也小姐愛之可為得其人矣正自語間忽一人至視
之乃巡撫家僕王中也昆曰尔來正好小姐情人已
今到了尔可稟知夫人以便擇日完婚王中曰夫人
着我來請金安併問小姐消息既有這個好音我
稟告夫人將此消息同上轉新恣意小姐便了言訖
乃返見夫人却將此事稟明夫人大喜乃贈贈金

珠綴正令人送前小姐便託昆山代為擇日完
婚却又假作懸帶女兒之狀日凡幾次巡撫到也傷
心奈這悔不及正在書房納悶忽聞鼓聲亂响此
搖大驚即待出堂只見長沙知府葉：亂：稟曰
今有雲臺山賊寇千餘人在南門外強劫民間俾賊
聞聲登城視之但見百姓紛紛：亂：竄求大人作主提
兵擒賊以除民害巡撫聞報親自會同總兵若了兵
馬出南門擒賊緣及數里只百姓老幼不分男女
我家女兒受辱肯相容便當請入衙內與女見畢
婚緣是巡撫曰所憑夫人便了於是商量既妥乃取二
月花朝日與女見成親夫人遂使王中往見女婿約
定日期且暗贈與金室美玉大喜乃重賞王中中
回到內衙在夫人當板力稱贊女婿之親夫人夫喜
翁美亦暗備妾當即日美玉身披紅彩頭揮金花巡
撫用自己驍馬戰事着中軍官至公館中迎接女婿
入衙時文武官員都來作賀送禮者紛：不絕美

玉披立內堂所得三声鼓罢八音齊鳴婢女数人
簾擁小姐出堂行交拜禮畢送入洞房將飲合巹
小姐偷眼看時如不像庭瑞梅香在側附耳曰被
非月下情人小姐着急再看時果然不是庭瑞乃
大驚失色以目視之梅香梅香會意既未稟夫人曰今
日貴人不是月下情郎此必狂徒冒其名者夫人聞
言急去見巡撫曰此非真女婿乃冒名狂徒可扶柵問
休悞了女兒終身巡撫咲曰這是甚麼所在縱
有飛天之羽亦不取冒名列此縱是月下病得不
真梅香撞曰總全然不像巡撫罵曰你这賤人也一樣
肉眼縱然不是有此才貌不愧為我女婿夫人聞言
亦喜却說小姐在房中心意乱又無書可發一言欲
待因他又恐失体梅香此時又不在身邊急得汗
流如雨美玉在房中見了小姐花容十分欢喜忽
有童僕來請曰各衙門大人俱已到齊足在應士
亭上請貴人就席美玉遂出應士飲酒時梅香走

進房未將巡撫夫人之話對小姐說了一遍歸得

菊英臉紅唇黑眼開口開梅香大驚恠母親亦至房中
見女見形狀即忙問之菊曰見蒙母親養育成人
不料命多曲折前在吳江與張郎計約誓不改志
謀想有此一番牽連到今日又遇奸人假冒而未
欲待說破又恐壞我爹，名色欲待不說吳江之盟
何在為今之計有死而已夫人曰見不必如此我自
有計乃密喚王中附耳曰爾可知其如此王中受計
而去未幾人官員跪稟美玉曰長沙知縣查崇路特
來拜會請貴人出堂美玉曰多官在此飲酒不暇相
見叫他明日來與王中乃出演與史又未稟曰長
沙知府自京都轉聞貴人喜事特來賀喜務祈一
會今在大門等候美玉曰可惡這兩個夜早又不來
遂起身謂衆客曰少刻就來奉信乃獨自一人往
外而去王中相隨到了大門問曰長沙府何在言
未畢忽背後一人用鎖連一拋正鎖在美玉項上

向前便拉背後數人相擁而走美玉不知何故
忙問不尋為何將我亂鎖王中等更不答應不一
刻了縣前知縣端坐堂上差人將美玉帶到公案
前美玉怒曰大人知縣不知巡撫之婚否知恩罵
曰你這奸徒見了本縣還不跪下美玉端然不動
知縣命左右牽了他衣中註符籠下便問曰爾是何
處奸徒冒名巡撫女婿從實招來美玉指恩此事每
人知恩就是小姐他認不出此事却將何處發作乃
強辯曰我作巡撫女婿未歷甚大不謂我冒名却有
誰不証知恩曰巡撫真女婿現今在此尔尚欲強辯美
玉暗思庭瑞已進京那有甚對頭且我既入院衙又
與小姐交拜了縱然知我是假也只好將錯就錯我自
有巡撫作主那怕他甚麼對頭只是強辯知縣大怒
將兪一拋重責四十美玉曰我名登虎榜此地却打
不得知縣曰我打的是冒名奸徒快打兩傍皂隸
遂將美玉拉下便打美玉雖然受刑猶望巡撫來

救到底不招知縣拍案曰汝這奸徒不用大刑那裡肯
招命左右即加之美玉受刑不過只得招出真情却
說美玉之僕來安隨美玉至巡撫衙中正在西廊下臥
涎聞得宅門外喧嘩之聲忙出看時只听得有人
言巡撫女婿被長沙縣拿去了象官聞知不解其
故各自棄席而散來安慌忙奔告巡撫時巡撫正在
後堂閒坐聞得此事大怒曰縱有天大事也稟我
如何担鎖我女婿即時令箭一枝命蘇牌官往提
長沙縣忽夫人自內出曰汝又逼死女兒耶汝受當
今重任為邊疆大臣尚欲為萬民分憂今自己女兒
之事尚不能辨其情濁寧不畏人笑耶今女兒誓守節
於庭端不失身於奸人長沙縣鎖拿實我所使也巡
撫聞言仰天嘆曰何罪獲於天使我生此逆種徒取軍
民笑談耳正是

兒女多因折軍民廣笑談未知如何且听下文

分解

第六回

劉小姐倡和有意詩 張美玉招引無頭禍
方加之以杖又加之以桎既然招出情由便當
制之死地巡撫忽然一寬真令讀憔悴

菊英識出面貌未安道破情由乃嘆曰事有一
定不可強也若因此使正心修身向善做不得
好人

有才者未必有貌 有貌者未必有才 故孔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既欲取其貌又欲取其才
違菊秀之外復何取焉

昔在湖南全然不用文墨今在劉園開初便題新
詩不用文墨到也有榮有辱既題新竟然有辱
無榮才藏美玉之腹猶美投於污泥之中矣可
不惜歟

美玉之詩因情而作 菊英之詩見韻而和一則書
於粉壁之內一則書於園牆之外正所謂春色滿

園闌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

庭瑞在吳江與菊英一倡一和何等情景何等
安閑美玉與香英在劉園一倡一和何等寂寞
何等慌忙庭瑞則太然自安科甲弊捉美玉
則終朝不寧杖挾常不理有君子小人之別
於此可鑑矣

話說楊巡撫被夫人一席話說得仰天長嘆因問自己
女兒之事恐知縣掬出情由治其罪名不便中詳只
得取一紙條書數字令鎮牌送至長沙縣去却說長
沙縣正欲將美玉收監忽見巡撫旗牌到來手中執
一紙條交上公案知縣看時只見是一行草書各曰
奸徒罪大奈事關本院從輕恕之

知縣看畢然後旗牌乃道那美玉跪伏堂下見了
旗牌只道巡撫與他作主不料未及非言遂去正
不知何故知縣曰不這不法奸徒本欲決尔死罪
今楊大人將尔饒恕以後務要痛改前非休得自

悞了性命美玉叩謝而過因被挾棍傷了只得
以手就地匍匐而出到了頭門正遇童僕來安扶
持而行安曰僕自廊下飲酒聞相公被縶差鎖去僕即
忙告知巡檢大怒欲令旗牌夜來提知縣又被
天人阻住却原來是小姐認出相公的面貌來了對
夫人說知故使人到縣中叫了差來的美玉泫言仰
天嘆曰事有了一定不可強也我復有何面目再稱公
館可到前面東獄廟中暫歇爾可去到寓所收拾
鋪蓋併將前日老夫人私下送來的金寶緞足俱檢
拾可即駕一快船伺候便請一小轎來接我便了正言間
已到了東獄廟前來安扶到大殿上坐下來安即
扭身至公館即忙收拾駕了船隻所請了小轎到
東獄廟來接美玉下船即行開船美玉心中悶悶
不樂來安乃曰雖然未得小姐也得了許多金珠
緞疋正算來不假千金難道取不一個美貌佳人
不成美玉曰我此番若不娶一才女有何面目

同家不如將這些物件帶往蘇州求娶一佳人便了。於是主意即定，乃順水而下，直到蘇州，租了公館，歇令人各需訪求女務，要才貌兩全者。此話一出，各處有人說媒，但所說女子，亦皆貌常有才者，未必有貌者，未必才。一日，有王媒婆說：「桃花塢有一呂宅，其家有一女子，年十六歲，最善詩歌，十分美貌，只是要身價銀五百兩，方可美玉。」聞言大喜，曰：「只要人才，兩美何惜千金？」媒婆曰：「誠如是，老身明日相邀同去。」看卜包裝相公中意，便了。美玉先諾媒婆，辭去。明日復來，邀了美玉同往。到了桃花塢，只見家門首立着少年女子，子穿紅罩綠，倚門而望。及到了呂宅，坐定，一老兒送出茶來，景畧那媒婆扭身入內，過了許久，見幾個老婦與媒婆帶出一個少年女子來。那女子週身濃妝，却也有幾分姿色。見了美玉，便以目送情。美玉暗思：「女顏容雖可，却不像閨門之女。」

但不知他才學如何遂曰昨聞王媽：或稱大才
但不知他才學如何遂曰昨聞王媽：或稱大才
善於詩歌諸將胸中錦繡畧可一二以廣我見
聞那女子更不推辭遂以口歌手舞其歌竟是
曲文美玉曰我昨愛歌妓所愛文才者也媒婆曰
相公既見其一必知其二他最該得書多豈不能
文如若不信當面見便了美玉曰既能文請以
今日不題乞作佳句女子曰妾自幼讀過詩文未
曾見過這個題目是那題人影上有一句曰今日
歸來雨又晴可是真底媒人接口曰相公此女在
蘇州城中算得有名談今博古無人可及如今
才貌俱見果然好底美玉曰要他作新詩那要他
講舊文言說遂欲起身那媒婆扯住曰相公不
要看高了眼色我蘇州亦算得中華勝地要娶
這樣女子却也難得不要當面錯過了美玉弄得
不耐煩乃曰女子我已中意明日回話便了言訖

遂起身出了呂宅走過几家將欲轉灣忽有
幾個女子拖扯扯扯弄得美玉進去遂將美玉迷
之這一時高興起來把幾個女子一齊搖頭曰有好
的便來應答有頭更只見方纔呂宅那女子自
後而來見了美玉抽身便走眾女子叫曰桂娘有
客在此美玉咲曰這間已會過了正欲起身忽
有一人衝捕打扮自外而來見了美玉便作色
曰爾是何人清天白日來此何幹美玉曰我在
門首經過被他們拉進來的那人指美玉曰你
若是好人總不到此地來同我前去見官乃從腰
間取出鎖來將美玉鎖了出來美玉到也有口
難分只得說是失路之人入了他的圈套求大
哥見憐乃從身上取出白銀几兩交與那人
曰這有几兩銀子送與大哥茶費那人接過銀
子遂開了鎖曰這銀分上饒爾去罷美玉轉到寓
所問：不樂來奔只道他看女子不中那知內裡

評多緣故靜坐公館納悶不過一日天氣晴和令
未安帶了文房四寶出東郊遊玩時正暮春傍晚
隨柳約走了十餘里見有一村莊頗覺廣富右邊
有一大廈門上直書劉府傍有一花園十分美
麗園門大開美玉與未安同入內觀花但見奇花
百種盡皆開放妙不可言又有彩樓書閣：下有魚
池池邊青欄杆忽見有一美女立於池邊現與入
有一婢手執羽扇倚欄側立那女子手搨一枝桃花
搨於手中指東西兩笑容可掬美玉潛於花叢
中仔細一看果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休花之
貌忽有典先聖花叢中潛入那婢女孩一瓦片望
叢中拋去美玉將頭一斜那女子見有人在花叢
中便退入花簾中去了美玉立起身未高聲戲

吟曰

姐手搨花枝

花枝與姐開

姐貌果羞花

花應落姐後

吟罷那婢女曰小姐在此看花尔是何人亦
取擅入花園美玉正欲回言忽聞簾內低聲喚
春香那婢女亦送簾中去了美玉趣極乃取筆
向閣下粉壁上題一絕云

花園得趣興將旺 先有嫦娥到畫堂

春色滿園堪共賞 何須簾內避張郎

吉水張美玉題

寫畢念了一遍自覺有趣忽一人自外而入叱之曰
尔是何人擅取入此花園可速出去弄得美玉沒興
而出原來這劉府乃是本朝軍師劉伯溫之後見
有一告病官員劉元輝在家向為雲南布政其
子劉忠年纔十九歲已欽點翰林學士見為太子
師這花園內女子即劉元輝之女秀英也其父
母為議婚必便女考即才凡數十次竟無可及
者無知少年必使婢遂打受辱者常多是日
與婢春香遊於花園見了美玉便潛入珠簾內

親見美玉眉清目秀豐姿愛人又聞其戲語見
其題詩甚是驚愛因僕正與將美玉叱出乃移步至
壁門處其詩句因想其情欲和其韻又恐他人知
覺不雅遂使婢以水洗去其詩却自題一絕和
之寫罷又將美玉之詩用紙抄了再讀之愈覺有
情乃嘆曰真奇才也又復想我這花園常長閑鎖
此生縱然後示又如何得進花園這詩句題在此
間豈不是明珠暗投了乃復使婢抹去却携筆
現出國牆外未特和詩寫在牆外却自轉牆角
去了再說美玉被正與叱出心中念：想着沈
邊美人於路詢知其家是世宦見有劉元輝老
爺在家當時轉到寓所明日又要復往其僕未
安諫曰此等地方一之已甚豈可再乎美玉曰非
尔所知也這樣人家有這樣女子其胸中必有
才學我已題詩在園中料此女必憐而和之作
日雖然被他逐出此乃無知小人何必介意我

此番復去或見了他家老拳與及池邊美人
我便以才學勸之於是美玉後遊於東郊到了
劉庄日已近午走到花園門口只見門園緊閉
美玉乃違牆散步只見牆上有詩一首其詩曰

詩家嘗念謫僊狂誰覺仙風到草堂
惟有芳桃能自艷齊心靜候落花郎

簾中女題

美玉看罷大喜曰此非池邊美人和我之韻耶乃
取筆料一絕云

一覩僊容魂散滿腔心事誰知東瞻西
盼竟差遲粧鬢作啞如痴

寫畢自語曰今覩此詩足見其才思意也不料我
美玉也有這個奇遇又曰辰瑞尔月下才女未必
勝我池邊美人矣正自樂處只見天上隕雲密
布雷電大作永安曰雨來了可同去罢美玉亦
忙轉身於路且息且走不覺風雨驟至又去

霞可避淋得遍身濕透不提却說秀英小姐

自從和詩之後寤寐皆想着看花書生又不知
他題詩後曾復來至正尋思聞見書房壁上掛
有一副書生衣巾道生計曰以才憐才情所野
舍何處守此俗規遂將衣巾出假扮男妝手執
小扇從耳門而出往城中訪美玉臨出門時暗
編春香句語却說劉元輝偶自散步來到園牆
外忽見牆上有詩數行看了大怒又見有詞筆

跡不同乃歸問其妻景天人曰汝女與誰有私
耶夫人曰是何言也元輝乃將牆外之詩告之夫
人不解乃問婢女春香春香詐推不知夫人罵曰
使尔扶持小姐理宜侍坐隨行取推不知尔我且
問尔小姐在何春香亦推不知夫人怒乃用鞭便
打春香受刑不過乃直言花園始終併及男妝訪
美玉之事夫人急得面如土色元輝乃至秀英
綉房中搜出美玉詩句乃大怒曰我尋恒代替纓

豈容此辱女壞我家門聲遂正衣冠打橋直抵
吳縣使僕投帖入內吳縣即行出迎至後堂坐下
元輝乃將花園之事以及美玉題詩之敬又言美玉
拐誘女兒懇求縣主作主欲除滅女兒於是縣主
即發火籤差研美玉元輝乃使僕正與同往捉研
正與領命與公差令在一處向各處尋捕去訖
元輝乃拜歸心中悶悶不樂夫人私向隨問僕
乃知元輝欲除滅女兒遂使人知會正與要賣
個眼色不許捉研女兒正與得了這個消息又
恐違了老爺之命思想間只見一書生迎面而過
視之即小姐秀英也因息老爺天人親不過自
己骨肉無非一時之氣不如賣個人情免得他
日埋怨回顧公差尚遠乃拉住小姐低聲曰老爺
大怒已告知縣主命公差捕拿題詩之人與小姐
可速避眼前之風秀英廟言遂往南而逃不題却
說美玉自從見了牆外詩何而獲至珍正有情不

幸乃出門外各散又欲往東郊探後為候無計可以
進身忽見前日花園內叫罵的家人帶着公差而來
見了美玉便鎖正是

方思劉府無由入誰覺公差有意來
未知如何美玉且听下文分解

第七回

朱子階劉忠得夢 城隍廟張宏殺身

南昌縣一鎖一杖長沙縣一杖一挾桃花塢
一鎖一放今吳縣又一鎖一杖杖此所謂自
作孽不可活也

張宏藥博在第一回中劉殺宏在第七回
中遙遙報應自然而人生奸謀真個畏
哉

張宏藥博自衡才中編出現博為伸自劉忠夢
中出現可見陰陽交關有奇究自有奇報世人
何必擔憂

美玉不死於江省又不死於湖南乃死於吳縣
之獄張宥不死於水不死於葉乃死於劉忠
之刀其父子之間死則同時人恨其不早孔子
曰死生有命出此觀之均非正命也

此處為張博報讐一大結局又為美玉覓娶
一夫結局輕輕一回之中消却無數大恨

今人祭禮多以猪雞奠三牲今劉忠祭城隍却
以張宥為猪傍用鷄奠配之於中省得猪價
數金可謂省一熱鬧

張博平日為善今劉忠殺人以為余其身之
乎從古至今去有用此犧牲者吾當為之
一嘆

秀英一女子乃取千里而訪美玉美玉一男
兒竟不能一番而娶嬌容秀英隨機應變
全無半點憂患美玉嘗遭杖挾竟無一毫
生氣豈人為哉實天遣耳

却說美玉被公差鎖了，拉起便走。美玉正不知何故，乃罵曰：「這狗才，只怕銜錯了人。我是江右張相公的姪子，我那裡去？公差更不答應，只是拉他。便走，一不特到前縣，公差入內投到知縣，即升堂左右，將美玉帶上，跪於地下。知縣曰：「我查爾學文，不凡，算得當時文人，正當志心科第，何得在此闌遊？到府花園，豈爾散步之所？况敢於小姐跟前賣弄筆墨，更且拐誘小姐，罪在大誅。我今憐爾青年秀士，不忍加刑，爾可將小姐贖自放出。爾便速返江右，勿要久停。美玉叩頭曰：「此事甚冤，學生偶步東郊，誤入花園，題詩之事實，有若小姐踪跡，學生實出不知。且劉府良宦人家，閨門甚緊，學生有甚術法，能拐誘小姐，求父台作主。知縣怒曰：「我憐汝，爾尚不知，爾與小姐兩下有意，且汝二人之詩，現在此間，尚敢蒙混，推托。他乃閨中小姐，從不出閨門。今日因何不見？自道爾

是個好人却原來是個奸徒可速招上免受
刑法美玉曰冤枉難招知縣大怒遂杖二十亦不
招認乃用梃棍挾之美玉受刑不過只得含糊招曰
小姐是我拐了已先往江右去了知縣乃將美玉收
監然後使刑僕正與往江右大路追趕小姐連追
兩日不見踪跡只得自己轉身却說美玉之僕未
安因美玉被吳縣鎖去急到縣前打听方知其由
奈又在向堂審問不得進去未及片時遂將美玉
收監未安至監中會了一面即行轉到公館將
所有物姓盡行封金乃出白銀百兩交付房東託
其代送飯自己却收拾鋪蓋星夜奔回吉水不
尚半月已到見了張宏具言美玉招禍之由張
宏聞言乃大哭曰吾年已半百只有此點骨血倘
遭不測奈何遂多代金與僕中常同船往蘇
州而下不題却說劉元輝之子劉忠在京吉年
學博議論有方帝甚愛之四月初遂獻點為

福建巡撫忠謝恩出朝即待收松起身望福建
道發由水路而上不一日船至南康逆濤於朱
子濤內歌宿志夜聞步出船頭但見冷風颭々暴
有星先灑更入舟乃伏舟而臥忽報福建王到忠
整衣出迎王入船論足細頭便拜王命侍人扶起
賜坐於側忠輪眼看王但見王相貌魁威成然可
畏王以手縛烏鬚微嘆曰足下嘉年科第今則
遠任邊疆乃真世之豪傑也忠曰臣不學未克
妄竊利甲今蒙聖恩使為福建巡撫因一時失
計妄授此重任諸凡事務祈大王指教王曰少年
學博只為封疆大臣正堪展胸中之英才而老
夫亦得代足下明成忠曰大王謙尊而光易道
昭矣請同駕自福建及此將欲何往王曰奉帝
命為福建王尚未列任亦將起程乃從袖中取
出一白圭付利忠曰此即為政之道足下不可
輕之忠拜授王乃起身拜出忠拜送去訖忽

然醒來乃是南柯一夢時已三更忠思想奇
之屈顧袖中果有白圭一塊長尺許上有刻
文橫列三字曰衡才編讀其畧曰

余姓張名博衡才即彌也世居吉水今上
三十八年秋九月丙寅日與族弟張宏自
蘇州同宿嵩內宏起狼心以藥絕我命凡三
年困守冥中上帝以忠厚見憐勅為星子
城隍又三年陞南康城隍今陞福建城隍矣
凡十有五年會冤未神今心數已終明日辰
刻收中失舵之舟旋治江心祈即獲之以消

余恨

劉忠於畢十分驚奇乃曰即有如此奇冤敢
不為之分斷是夜竟不能寢乃秉燭獨坐天色
微明南康城中文武官員皆來問安忠謂南
康府曰今辰刻有失舵之舟追取此燭責府
授我拒僻南康府領命即使數隻船浪於江

心以待失舵之船忽見一大船從上流而來
被一陣旋風將船吹倒霎時石土把那舵打得
粉碎船既無舵便隨風吹轉這隻真船一齊擁
到那船邊不用分說便將那船推進朱子隘
未而廉知府回復劉忠忠曰再煩貴府將那船
上人一概舒下這有一案事欲借貴府公案結
斷知府領命即將那船上十數餘人盡行拿下
便使三辦六官往迎劉忠忠自帶了白圭打
道進城知府接進堂上劉忠即升堂知府陪坐
於側那一船人面面相覷竟不解為何左右將諸
人帶上跪於階下忠喘聲曰張宏尔知罪第一
人應曰無罪忠曰可將宏無罪者帶上餘皆起
去衆人聞言各自散去惟一人伏地不起忠問
其由乃張宏之僕中常也於是將宏無罪者帶
上跪近案前忠問曰尔是張宏尔答是忠曰汝
何以至此答曰特往蘇州路過此間忠曰尔可將

平生所為從直招來宏曰小人世居吉安貧
易為生別無所為忠曰尔同鄉有一張博否宏
答曰已去世多年忠曰尔見他死否問到此處宏
乃失色免強應曰如何不見他即死在朱子
階內忠曰尔如何知道宏曰有個緣故小人
與他同船自蘇州歸不料船到此間雲特去
病而死忠曰今有人告尔藥死張博尔可從直
招上免受刑法宏心中自虧口中却強乃曰居
我者是誰忠怒曰有振招招豈容尔謀才害命
耶尔要對証難臨死之日可以得見不用刑法料
尔不招遂將案上祭棚拋下地未左右將宏推下
其漢中常跪上願以身替責忠怒命將中常逐
出這張宏受刑滿杖又不肯招刑謂十南廉府曰
昨夢神賜白圭可以為証遂從袖中取出白圭
與知府看却命左右用大刑知府爲了白圭謂
宏曰事即顯然何得強辯自取刑苦特左右已

將桎梏挾在張宏脚上。只未收緊宏曰雖死
不屈招忠令收緊桎梏亦不招再收三分宏
大叫求寬宏受刑不遂只得將藥死之中一一招
上忠命放開桎梏即行鎖於囚車忠遂用硃筆
寫判語云

審得張宏於今上三十八年與張博自蘇州
歸船灣朱子階內宏起不良之心因謀張博
之才遂害張博之命張博含冤十有五年
矣其正直之氣感於天地故天命之為神
得降自主授忠以鳴宏惡令神像現在闕
壘忠當戮宏於神前以謝神嘯

這判語曉諭張林府前時南康城中人人皆
未現看無不切齒罵宏惟其僕中常見了判語
十分驚恐且說利忠即却下船命將囚車帶下
到了船上即命開船中常却不顧生死踏上船
末向囚車跪泣宏在囚車內泣囑之曰我已

如此必不能復生尔再打听吾兒消息倘有
不測我盡絕矣今尊尔卒素忠厚必不負我心到
家時雖善事主母別去他囑中常泣曰主不必憂
心僕願以身代雅遂跪向利忠面前曰主人有
罪小人願以身替雖死不辭倘老爺不易我
主人我亦不能獨生便請先死於室下決不眼
見我主人受罪忠慰之曰適聞尔跳上船二本欲
重責因憐尔是個義僕故不忍見罪尔主人
謀財害命罪狂必誅尔如何替得欲自死於
此豈不負了尔主人託尔後話到反為不美不
如去罪中常只是叩頭哭泣忠命左右將他推上
岸系却自開船望福建進發不題這中常只得
歸家將此事告知主母主母聞知夫被囚於監中
憂悶成疾凡日遂死中常自得安葬畢後往蘇
州打听美玉消息不題却說利忠到了福建上
任畢乃往各廟行禮乃至城隍廟祀畢即行

神像大驚因指謂從人曰此城隍即是我夢
中所見者向顧廟貌維新十分華麗當下同衙明
日乃用一猪架時張宏脫去衣裳縛於架上使二
人打抬親自送至城隍廟未時圍署文武俱在
廟中伺候利忠到了廟中站於東傍將張宏正中
放落忠向宏曰尔識此神否宏仰面一看更不答
宏但見七孔流血滴於滿地忠命割其兩耳宏
大叫如殺猪遂又命取其恨割其舌恨然後
象其首級以盤乘之獻於案前左右以鷄色伴
之是為三牲利忠乃起身向象官一齊行礼祭
畢命將宏屍棄於河中各自回衙忠將此事
修本進京併將自主解獻不題却說吳縣知
縣將美玉收監以捕獲小姐不着正要提美玉
審問忽見禁卒慌忙來報說監內李犯張美玉
今早身故知縣聞報驚曰小姐未獲該犯已
死如之奈尔遂使人告利元輝却說元輝正在

家中納悶忽然京報亟報其子利忠點了福
建巡撫於是心中大喜忽又有知縣使人來
說美玉之事元輝曰此等奸徒其死不早也
我那得女平其自去便了使人將此語回復知
縣遂將此事接下却說張宏之僕中常未到蘇
州時美玉已死多時了中常只得寬車美玉屍身
用好棺木盛貯般回家中特家中奴婢四散財
帛亦空只有垂僕來去獨守中常傷感不已遂
葬美玉已畢有自福建來者詢知張宏之故也錫
持僧造修四十日既畢乃將其家庄田均分與
張姓貧戶遂與來事德同於巫山寺為僧後皆
祝身為佛此是故話且說秀英小姐逃出南
門進退無路又恐家人看見只得隨路奔走因
思美玉才貌世所無有况且意於我豈非天緣不
如先往江石待他未嘗不可但是現有捉奸備
一旦拿去到也息白雅公正思慮間又自解

曰然以張生之才亦不至於殃及其身於是
主意定遂決意往江右幸喜手上有金鐲一對足
為路費恰遇一同頭轎子往九江的秀英乃以銀
數兩顧了此轎坐列九江算還了轎資遂去轎
而行天及數畢脚既疼痛欲再該轎又無處
去請正無可奈何只得在亭子上打坐中時忽
有二人亦未亭子上歇息秀英乃起身向曰
兄等是那裡人氏因到此那人曰我等是
湖南人氏乃同胞兄弟也姓危名德弟名雲
俱在巡撫衙門走動今春入蘇州公幹回未
欲問相公尊居何處秀英隨口答曰我乃吉
水人也德曰相公聲音不似本州人氏秀英又
隨口答曰我自幼隨在蘇州讀書所以聲音相
似德曰請問尊姓詐曰姓張雲問曰貴縣有一張
庭瑞老翁相必與相公相識秀英曰爾問他則
甚雲曰此人與交相善故問之耳秀英乃微

送德曰莫非就是相公香英咲日即然相善
何反不識小問我何事德曰同鄉相公高仲
今何不往京會試香詐曰適從京都轉身今
日船到此間被風浪所言幸得小船相救几
乎性命不保矣今孤身在此將欲起撐反
舍二人香声曰我有一船往湖南去的到得
蘆溪今阻風在此相公何不順便搭我船去
香英聞言大喜正合往張生家路途乃日即
承二位相愛足感盛情矣於是遂與危德
兄弟上船時南風漸澁即行開船望上流進
發危德兄弟謀以香英為虞瑞在船十分
敬重乃置一床好鋪蓋與香英睡兄弟却
做一床於是說：咲，德曰相公還計得吳城
河下楊小姐麼香英不解乃曰我不知其楊小
姐雲曰相公好真心也小姐自從那晚與相公
和詩訂約後轉到衙中特：切念只望稟明大

人以成好事不料大人見怒將小姐遂下
古井幸得王大夫救出避難於村中後又有
山賊劫入村中小姐奔賊難又被大人看見以
車載回却又有一段緣故左右與相公說了罷
正是

自己憂思大別人故事多
未知說甚緣故且听下文分解

第八回

說新文絕斷列國約講道德掩倒吳廷璽
香英本欲往江右以候美玉不料往湖南
而遇菊英菊英本欲守深閨以候庾瑞
不料遇香英而識庾瑞事奇而文亦奇
香英訪美玉是以女求男菊英訪香英
是以女遇女女求男未見情人女遇女
偏逢敵手

非美玉之詩何以見牆外之詩非牆外

之詩何以起元輝之怒非元輝之怒何以至
美玉之死非美玉之死何以絕香英之念一處
緊逼一處一層變化一層乃至有湖南之行矣
蘭英善粧香英善男粧菊英亦是男粧同
一男粧也蘭英則志在功名香英則為訪美
玉菊英則為欲辨展瑞其志各自不同真
令讀者快目

香英是一假女婿菊英是一假公子蘭
英欲察香英之假香英則先知菊英
之假此香之所以勝菊矣故孫子曰知
彼知己百戰百勝

美玉在院衛全冒展瑞之名香英在
書房却不用展瑞之名菊英欲辨其
非展瑞香英去朝其非公子香英真
有勝人之才矣

急德謂張生死於獄香英大驚一後

則思別圖香莫謂辰瑞死於獄菊
英大驚：後則准改志菊莫之為雅
又甚於香莫矣若使香莫遇美玉於
吳江之船亦必題詩訂約今聞美玉
死未必安心別圖矣

話說危雲謂香莫曰還有一段緣故左
石與相公說了罷香莫曰願聞雲曰正中
間有一人不知何處奸徒冒了相公名字
到我家大人衙中前來就親相公在吳江希
我小姐倡和的詩句他竟一概知道我們
大人原不識相公尊容竟被那奸徒冒認
了成親之時在洞房中被我小姐識出面
貌使婢稟知夫人：大怒即着長沙縣
鎖解奸徒審問正要定他死罪奈我大人不
忍遂令知縣將他放了可憐我大人夫人尚
小姐為着相公一做了几多故事相公却此

事他高一邊安然自圓功名好負心也
香莫聞得此話引動自己情由不覺揮然
淚下德曰相公不必傷心我大人將欲使人
送府請相公就親因恐相送京去了故未請
耳今幸相遇於此取請相公同往湖南早成
好事香莫實言暗思吳江小姐所遇的張
生莫非是花的張生但此等人物不可多得
必然是他無疑矣乃詐應曰我自京轉必
須回家告知然後方可應召危德應諾
自此更加敬重生聞但見香莫一面帶憂
容危德曰相公在此寂寞待我說個新文
與相公解悶香莫曰願聞德曰蘇州城外
東郊有一利元揮老爹的小姐與婢女
在花園內看花有一書生與相公同姓因
尋春入地以花園見了猶小姐就寫詩一首
那小姐即將他詩還去又在園牆外寫詩

和他次日那小姐就不見了利老爺見了牆外詩句便大怒就此事報到吳縣印鈔那書生到案問那書生拐帶小姐那裡去了將他強打屈招收監未几日遂死在監中那小姐竟無尋跡這事奇也不奇秀英聞得此話大驚失色只得免強應答自思張生即死我後何往但已至此吾家可歸不如請此二人機會往湖南一走且那小姐是有才之人又帶我一樣心病必然同病相憐或者可以安身亦未可知主意已定不一日船已到了鹿江秀乃假意与危德兄弟作別法曰相公欲回府得着令弟相送到府上畧住几日原與相公未此我便在此等候同往湖南便了秀英曰既承相邀就此同往一走我當存封書信回家乃假意上岸片時即上船未危德兄弟大喜遂開船望芦溪而未及到湖南

危德先上岸見了楊巡檢交了公文乃稟
曰小人奉差到蘇州轉身在九江遇着大老
爺女婿進京會試回來小人敬請他到此今現
在船上當候示下巡檢聞知大喜重危德兄
弟乃入內將此話與夫人說知夫人大喜村梅
香在側聞知此事忙報知小姐時翁莫小姐
正在硯書听得這個信息乃喜曰天不負我
志也乃囑梅香曰你認得張郎可往覓之梅
香領命而去却說楊巡檢一面使危德先
弟及家丁用衙橋迎接女婿到衙門大開煖
閣接進衙去巡檢與夫人起身相迎香莫却
從容下橋行礼間飄韶雅愛禮畢請坐於東
邊香莫欠身曰小生寒寒中久慕老大人威
德今得晤明威實三生有幸也巡檢曰老夫幼
而無孝狀而無述今則老之將至耳蒙聖恩
認付邊疆重任賴國運安寧得以自樂然才

實不稱職如足下青春學富真乃後生可畏
今幸遠臨散衙得以點我逆津此老夫之大幸
也秀英曰小生碌碌庸才但願朝夕蒙訓大人
勿要謙也巡檢曰老夫年已六旬善無子媳孤
生一嬌女年已十六願配足下為婚未審尊意
若何秀英暗思只要見了他小姐自有主意
暫且應之乃曰既蒙大人謬舉謹當諾命只恐
窮鄉下懦恐有辱小姐耳正話間內已設席
遂請秀英飲酒巡檢親自相陪席間高
談闊論對答如流巡檢甚喜之飲罷命僕
送秀英至書房中歇下却說梅香領了小
姐之命來到廂房現見秀英面貌不是度
瑞聞其聲音亦不是乃入告小姐曰此生又
不是度瑞但其貌不在度瑞之下今老爺令
人送到書房去了小姐何不假扮男粧去一
試便知明白免得在如前番之事前英大喜

換了男粧衣巾望書房而未先使梅香通
報曰少爺相候香英拔帽思適聞巡檢自言
妾子又有甚底少爺此必小姐假扮男來試我
也乃出迎接入內禮畢分賓主坐梅香立前英滿
傍邊香英指之曰感介請便容伸一言前英滿
面通紅以目視梅香梅香乃退香英曰蒙舍
尊翁以令妹下配於愚已先從適入書房有
人言令妹舊在吳江黃夜與人聯詩訂約後
為令尊知覺欲以家法治之令妹奔避村
中又因賊匪奔逃為令尊捕縛不期又有奸
人假冒庾瑞前來就親竟中其計直到洞房
方為令妹察出將奸人着縣治罪此事果有
之乎前英見他不是庾瑞正欲盤問不料
香英反說出這段情由只得答曰有之香曰
誠為是令妹寧妾愧乎前曰令妹自幼讀書
詩才殊絕他人當時稱為才女且在吳江

偶覩風月適聞庭瑞高吟因其詩詞清新知其嘗為世奇才也才道才能不留題於光風霽月之下乎是故舍妹亦和其詩二才竟同而詩合以才憐才而有以約也以詩而發乎性情豈凡夫俗子所能誠哉家君過於剛烈突一時之怒也幸天不絕人願故舍妹得以旋歸奸人妄冒之由亦家君失認之過舍察其出奸冒更不至於失身由此視之舍妹不從為才女可謂烈女中之奇女也復何愧焉香莫乃咲曰吾聞有才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行舍妹既讓詩書自負才名必當尊孔孟之訓守朱程之規且教養婚配事由父母禮義廉恥修自身心家庭有堂室之別男女有內外之分此數者雖窮鄉下邑凡夫俗子所共知也舍妹乃宦家子女聖門賢才自當守正惡邪謹諱深閨方為有用之學也乃因一詩而動心不以男女分別

自負一脉之微才見人以為知己聞言以為
至交遂顧禮義廉恥竟以終身約不思尔有
父母任意施為雖凡夫俗子未必如此足乃以才
名加之則古今之才尽成不美之名耳今尊極
其剛直豈能容此兄又以尊翁為過是兄之大
不孝也夫為烈女者身雖女子志勝男兒謹言
慎行以節為主令妹即自失於虞瑞又違命
於父母遇奸而不早察事臨時不後變面種
種事端豈烈女之規模也堂上交拜義民
只知洞房合卺三楚相聞兄反以為未失
身豈必欲共枕同衾方為失身者乎兄以烈
女歸之烈女中未嘗有如此之事也越之西
子善設者不能閉其美齊之子美善美者不
能掩其醜事已如此是豈吾辨所能掩乎反
一席話說得蕭英滿面羞極無言可對更不
好向他姓名遂欲起身香英一把拉住曰今

尊翁以令妹許我我與庭瑞若何菊曰家
父只道你是庭瑞尔即非庭瑞得何冒名至
此吾莫曰庭瑞即死兄尚不知耶菊莫即言
大驚曰尔何以知其死吾莫曰我在蘇州聞得
庭瑞在東郊刘府花園內有小姐和詩後為
刘老拳知曉即行告到吳縣知縣將庭瑞收監
未几日死在獄中此事貴公差若德兄弟不
知菊莫听了這個消息受驚不小急欲向危
德靈實又起身告辭吾莫又拉住問曰與兄
論半天未曾請教高姓大名菊莫曰我乃揚州
接之子尔尚不知耶吾莫曰通問令尊翁自
言無子然則令尊翁許我時菊莫受逼不過大
叫一声昏絕於地正是

氣似湧泉關 不生語如何

未知菊莫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白圭志第八才子書
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博陵崔象川輯

第八回

假書生妙論驚從業

真才女奇文奪會魁

香英既氣從撫又氣夫人乃復氣小姐
一家之人遭其取笑霎時現出女之道
出真情而從撫夫人均能以禮相待真乃
仁厚量宏矣



今人交際往往始親而終疎香菊二女
則先媿而後合初則不我相相識既則同
病相憐閨中朋友亦有千里之交真乃千
古奇事

香英聞危雲之言疑吳江之庭瑞是利
園之張生菊英聞危德之言又以獄死之
張生為吳江之庭瑞其實皆悞也香英未
嘗訂約猶可再圖菊英既有盟誓毋容他
過為菊英者不亦難乎

香英言庭瑞死於獄是本心話菊英猶未
深信却有危德一番老實相襯錯亂成文
真令菊英喫殺

有牽連到有憂患無牽連反得安閑美
玉之死香英絕死園之想悞以為庭瑞
菊英又絕吳江之約心無牽連得以泰然
自安可見運籌世事到處都是煩惱

庚建蘭三子入泮同時登科同時今登甲
又同時參差於三名之內似此幼年聯捷更
使談書者美殺

利忠之夢與庚瑞之夢這這相照利忠則
顯然明白庚瑞則驚疑不定顯然明白應
驚疑不定亦應由是現之夢寐之事無有
不應者矣

話說菊英被香英逼得氣滿胸因昏絕於地時
梅香正立書房門外伺候覩見小姐如興連忙進
來扶起小姐出去香英到也好咲却說菊英小
姐轉到房中氣得眼閉口閉半晌不語梅香着
急即忙未見夫人說小姐忽然起病不省人
事夫人聞言忙來視病只見女兒頭帶生巾
身穿藍衫長嗟短嘆夫人向其緣故菊英曰
今日逼殺我也梅香乃將與菊英對答一席話
菊夫人說知夫人曰今番之事又奇怪了他又

言庭瑞死了。危德知道此事，遂暗使人召危德至。夫人問曰：「此生不是庭瑞，你為甚帶他來？」危德曰：「小人在九江遇着，問他時，他自言是吉安吉水縣人，姓張，小人因此便問庭瑞消息。他自己便認是庭瑞，且他年紀又與庭瑞相同，因此便邀他同來。夫人又問曰：「他說庭瑞死在蘇州吳縣獄中，又說你也知道，可是真？」危德曰：「此事却真，果是吉安人，氏姓張，但不知其名字。這是蘇州城中傳作談話，都說那生是個才子，想來也是實事。夫人所了危德言語，乃謂菊英曰：「今庭瑞既死，尔當小心自守規矩，我為尔別擇才郎，便了菊英曰：「見志在此人，決不二心。倘其真死，惟有終身守節而已。今書房之生，雖作速速出休，使他又壞我名色。夫人曰：「尔且耐煩，我當与尔个下高識。是夜夫人與巡撫將此事細細

說了巡撫曰此生雖非庭瑞却與前卷冒
名的大不相同我當問其來由現其舉止或
者便將女兒託託他夫人曰倘女兒不從奈何
巡撫曰我自育主意當夜夫妻爭辯不定次
日早起巡撫令人到書房請香英却說香英
在書房細細正思欲見夫人自表真情無用
可入忽又巡撫使人手請只得來見巡撫禮畢
坐於側巡撫曰敢問足下貴郡名邑尊姓大名
香英聞言料是昨日書房的話被他知道
了乃正色曰大人昨不知我姓名便與令媛
相託何忽畧之甚也既與令媛相託是骨肉
至親却未向我姓名何謹慎之不蚤嘗聞治
家得法者出任必有可觀今大人治家如其
輔國也可知任邊疆之重為養民之主寧不畏
群下笑耶巡撫聞言氣得如痴如呆危坐不語
忽夫人自後而出厲聲曰昨日只道尔是二

瑞所撞於心向我女兒又說爾不是庚瑞何
可不問爾昨日氣壞我女兒今日又氣壞我
老翁吞英日岳母不必動氣恩婚不過與岳
丈說話忘底就氣了岳父又說甚底氣壞令
媛婿愚何曾見他此話令人難解且令媛又
怎知我不是庚瑞何不請令媛一會真假之
辨天人怒曰是尔自己對我女兒說庚瑞死
了尔還要辯此甚底吞英日此話是對令郎
說的寔未曾見令媛夫人曰我實對尔說罢
我有甚令郎他就是我女兒吞英咲曰原未令
媛善於男粧可敬可敬夫人曰尔實是那裡人
可從真說未免得通刑後悔吞英日務要請小
姐出來我便實說天人曰我女兒乃是千金小
姐豈肯与尔說話吞英咲曰昨日談論半天今朝
却又不同特從檢在坐越听越惱却說吞英小
姐在屏風後听得父親被他氣倒母親又與他

說得越發可嘆。捥胸嘆氣不已。當下所得要
他出來方說姓者。遂走上所來。曰何處正夫。不
知尊俾。竟敢與老爺夫人開口耶。春英曰。夫唱
婦隨。理之當然。尔敢助母而道我哉。言訖。望
書房而去。菊英聞得此話。大叫一聲。又昏倒
於地。夫人救醒。巡檢罵曰。生尔逆種。使我儿
昏氣絕。今不除尔。何以治人。遂取棒便打。菊
英天人攔住。梅香便將小姐救入房中去了。
夫人怒命僕至書房。未舒。春英湏臾批一
香才衣巾。至禀夫人曰。僕到書房。回顧無人。
只有一衣巾在此。夫人曰。莫非他走了。尔可
着捕各處捉拿。休被他走脫。僕又領命而出。
忽一人自傍門而入。曰。夫人不必動氣。妾就
在此間。大人視之。乃一女子也。忙問曰。尔是誰
家女子。怎生到此。女子曰。妾乃江南蘇州人也。
家父利元輝。原任雲南布政。兄利忠。見為翰。

林學士妻名香英年方二八因與才人

聯詩被父逼逐落難於野後遇危德兄弟
認妾為庶瑞妾因慕小姐高才恨不時見
故不辭千里而來投及府下初到時本欲
尺吐實情又恐大人不容只得暫隱於腹內
後與小姐書房談論思欲實告奈因小姐男
粧而未及恐其儀不合適間欲言又因大人
默然在坐又不取言也亦遇夫人故將心腹
盡訴望夫人見憐祈賜收育言訖揮然淚
下夫人自原未與我女兒見是一樣之心病也
千里未投自應相留但是昨日若不氣我女
兒亦不至有今日之事也時香英在房中聞
得此事遂走出笑曰尔乃熟諳聖經深通道德
亦有如此之事耶香英亦笑曰作者言詞唐
實實欲掩自己一時之醜耳祈小姐見諒夫
人謂香英曰尔獨忘却張村耶彼此皆官

家小姐同一心病既准中未投自應以禮相待嘗以姊妹稱呼毋用相妬菊英咲曰兒乃戲言也何妬之有香英曰蒙夫人深恩願拜為膝下逆側身下拜天人甚喜使與菊英結為姊妹香英占長一月菊英居次却說巡檢正在前堂納詞忽有僕所得此事就一對巡檢說知巡檢聞言轉咲曰此真千古佳話也遂入內夫人忙使香英下拜巡檢扶起囑之曰今張生既死尔姊妹務要痛改前非謹守閨門毋再如此二女低頭不語遂唯唯退入房中只是香英在此安身與菊英十分相愛日則同食夜則同榻總以談書為事菊英却將吳江之詩與香英為香英亦念花園之詩與菊英听二女見了此詩無不嘆美香英曰賢妹詩後題得是張庭瑞名乎我花園中題得是張美玉名乎

獄中死者美玉也。這等病未痊瑞不曾
死。菊英曰：此等才子，那有凡人想美玉
就是。疾瑞的別號，或者改了名字，亦未
可知。秀英曰：此亦不必稽考。凡事總有
一定人謀，徒自取辱耳。遂不計較，按下不
表。再說疾瑞，自省中，仲試同家等候。湖南
菊英小姐，信息不料等了數月，不見動靜。
過了幾年，便打點進京。蘭英亦要同往。何
大姑亦不阻他，便令與疾瑞一同進京。寫了
舡隻，帶了家丁，順水而下。不一日，到了南康。
便灣住船，乃進城，邀建章。進京建章，因與
疾瑞有約，便在家等候。其所餘物件，早已
安排。當日接疾瑞，蘭英大喜，遂拜別父母。
一同下船，於路味物，留題十分得意。不上兩
月，已到京師，租了寓所。歇下時，天下舉子紛
紛齊到，及至考期，便各各挨排，應點進

場是科大總裁是大學士孫建庭主考十分精嚴高取真才未及半月三場已畢庭瑞等轉到寓所各自言出詩文爾愛我喜好不得意過了幾日場中榜出時乃半夜四方士子各執火把左衝右探爭看榜文時庭瑞正在睡夢間得外面喧嘩始知榜出忽有數人前來打門庭瑞開門詢之只見數人手執報條報稱中了會元張蘭人報二名武建章三名張瑞時蘭英建章都已起來見了報條喜不自勝當下以銀子打發報子去訖便到各衙門拜客京都官員無不稱贊未及半月又進文華殿殿試畢歸宮候殿試榜出以定次第是夕庭瑞等三人在同年處飲酒歸將醉各自就寢忽有二人叫門庭瑞出門二人曰帝君陞殿立等爾去庭瑞乃整衣隨二人來到一所宮殿十分華麗

到了前殿見有公案便停步立住二人
曰帝君在二殿庭瑞遂入二殿立於階下
偷眼看見一帝端坐殿上儀表驚人年約
半百手綽烏鬚眼閱文卷兩班人各捧文
集公案上穿成積堆那二人跪上稟曰庭
瑞已到帝命帶上二人百將庭瑞喚上俯伏
案前帝曰尔年已二八父讐尚不知報何以
為人今將去尔壽令尔变大庭瑞不詳其故
正要爭辨忽一金盔金甲人形容古怪左
手銜一金斗右手銜一硃筆用筆在庭瑞
頭上一点左右武士將庭瑞推入於黑暗
洞中霎時醒來乃是南柯一夢正驚疑間
又所得上房蘭英大叫奇怪奇怪乃急問
之正是

方覺南柯夢又聞古怪聲

未知何事古怪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德泉菴道士解夢 文華殿聖主招攝

庭瑞德夢蘭英得夢建章又得夢庭
蘭則受驚建章則得物一亥之間各
自一樣境界

庭瑞將問卜却先有童子問卜建章
將喪父却先有童子喪父前後相對
預作庭建之兆

卦之有象吉凶生焉夢之有兆吉凶
亦生焉有夢兆猶有卦象可見會通
者隨物可以理數隨事可以惻機可
予向欲學術數問於汪節菴先生先
生曰大哉術數上自天文下至地理
中及人事須知過去未來苟非其人
莫傳其秘非其人亦不生其若夫今
之星卜筮白而已奚足以言術數予

自量刀下及刀止今現德泉養之道
士何殊於平原之管子哉亦人也予何
獨不然

景隆得者言士景隆者言格在他人
則妾有結髮未嘗不念彼而就此而
度殆則留意於前矣言貴不能知其
心才色不能易其志苟非豪傑之士能
如是乎

帝摘一桃故欲使二女相爭二女却
反能相讓現二女之讓桃何殊夷齊
之讓國亦可贊之曰璧玉金鸞古之
賢人也

月可花影何能掃開璧玉能以扁遮
其影金鳥又能以燭映其光現二女
之類悟可稱雙絕

話說辰瑞正驚疑自己之夢忽又听得蘭

莫叫奇怪乃向其故蘭曰方像睡着得
一奇夢夢見有二公差至此將兄捉去
我一时着急又不知何故隨後趕來到
一所大殿前只見哥已遠去了我亦要進
去被守門的阻住因此在殿外等候不明
有甲士子提利刀而出我將欲回避不料被
他捉住言我是惡人要剮我心我苦哀
求總不肯放手却叫那兩個守門的將我
捉住剮去我身上衣服便以利刀剮我的
心十分利害霎時竟將我心剮出守門的
將我推入一黑暗洞中霎時醒來乃是南柯
一夢此事奇怪庾庭瑞曰我还更奇遂將所夢
與蘭英說了於是二人各自驚異次日早起
便將所夢與庾童說知建章曰夢寢之
事不可信亦不必疑弟昨晚也得一夢
見東邊牆上生一奇花我甚愛欲摘之奈

高甚擣之不著有一人似我相識以手托
我是方終擣下那人與我白布三尺纏於
花外不覺醒未乃是一夢庾瑞曰我素未
不下夢今三人在此便有三夢其中縱有
應驗但是我等不能解測耳當下早膳畢
三人小衣小帽步出院門外散步見一卷
卷上橫書三大字曰德泉菴菴前有一夥人
齊閃在一處庾瑞等近前看之只見一道
士與一童子求卜正在設著須臾求出一
卦是一乾之天道士曰尔問父病已今棄
世了童子驚問曰何以知之道士曰乾者
父之象也去者數之極也乾尽午中今年時
已過復何問焉正言間只見一人如飛走未
謂童子曰尔父親死了尔速在此何幹童子
聞言大哭而去時庾瑞看見這個道士論
卦說得有理便也未向卜道士見了二展

瑞忙立起身来曰：「貴客到此有何貴幹？」
庭曰：「特来求卜。」道士便问所卜何事。庭曰：「因
夢有疑，欲决之於卜。」道士曰：「有夢便有兆，
吾嘗為君解之，更不須卜。」於是庭瑞便
將夢中之事對道士說了。道士曰：「公乃
今科狀元也。」庭曰：「何以見得？」道士曰：「將去
其爵狀字之酉，再加一大，豈非狀元之兆？」
特
現者皆善，其論建章亦將所夢告之。道士曰：「
君非人乞養之子耶？」建章聞言，暗思自己原
是江中救起的人，皆不知今刻被他道着。
暗了奇之，却又推說不是。道士曰：「乞養之
因，公不自知，今尊翁隱而不言，故也。」現君
兩朵目眉出類，拔萃非等閒可比。唇上有
紅痣，名二龍戲珠，只是二龍不分際，間改知
君欲作兩姓人耳。君適言之夢，仔細想想，表探
牆摘花，今到採花必屬君矣。但是外纏。

白布三尺必主令尊翁棄世應在三年
之喪也建章聞言大驚失色蒯英亦將
所夢告之道士曰顯然之事也惠字去心
乃亞字也君則亞於狀元矣三人聞其解
要之說甚奇之遂謝以白銀數兩即歸舊寓
所不題却說大纓才孫建辰於殿試後美
應皇帝命地批劇文卷以定次第不二
日便入朝復旨帝臨太和殿建辰俯伏
奏曰臣奉旨閱卷今已分出次第清
楷下御筆評定但是令利文明秀美大
有可現者前三名真乃天降才星自太
祖開科以來未嘗有如三子之才者此
正國家祥瑞文明常然之日也帝聞奏
大喜遂下旨着手利進士明日早朝听
進卷。這朝不題旨意一下三百進士
俱於明日五鼓一集五朝門外但見榜

高拱狀元便是庭瑞榜眼張翥探花
武建章三人身自双喜時文武官員俱在
五朝門外等待帝立文華殿文武朝見畢
鵲立西班帝命黃門官送召新科狀元及
榜眼探花朝見庭瑞等三子俯伏金階帝
見三子青年俊秀十分喜愛遂御賜金花
兩朵御酒三杯三子謝恩揮花飲酒畢退
入文班帝又送二甲三甲上殿送一賜以
花酒畢各自歸班帝召大總才孫建庭曰
朕觀今科三項甲青年香美世所罕有朕正
宮李后生一女名金鸞年亦十四二女照敏
非常深通翰墨朕實愛之欲得才婿相配今
狀元榜眼探花乃富世之英才朕欲從三子
中擇二以二女配之卿為朕擇焉建庭奏曰
臣願舉狀元以招謝馬榜眼以招郡馬庭瑞在
文班中听得此事誠恐誤了菊英連忙出

班奏曰臣自己訂結髮將欲歸娶今不取
忘貧賤而就尊貴矣請階下別選賢士以
配公臣帝曰卿既有配朕亦不相強建庭接
之曰狀元即有結髮便以榜眼為駙馬探花
為郡馬建庭章因與張蘭在西省議了婚相
亦忙俯伏奏曰臣亦定了婚相不取妾冒惟有
榜眼年紀十四尚未定婚可以為配帝曰既於
是卿與總才為媒招榜眼為駙馬庭瑞與蘭
葵暗：着急欲亂不能爾葵只得跪奏曰蒙
階下深恩謹當遵告但臣幼弱無知公主亦尚
年幼伏乞從容數年帝准其奏遂退朝庭瑞等
歸到寓所始信士道之言次日往各處拜客遊
街京城中官夫軍民無不誇美却說帝女璧
玉與秦王女金鸞年六歲時帝與王夜飲於花
園二女與席前提螢為戲時桃正熟帝起身摘
一桃與金鸞却又偷眼看璧玉璧玉只當不知金鸞

乃將桃送與璧玉，璧玉不受，金鸞却將桃送於席上。璧玉曰：「我與尔分食如何？」鸞曰：「可矣。」璧玉遂拔帝所佩之小刀，將割而分。帝分許，乃復去。挑於席上，帝甚奇之。因見月下花影，指謂二女曰：「有能掃卻花影者，許其割桃分食。」璧玉曰：「我能去其影矣。」乃取帝左邊掌扇，遮之。影遂不見。帝曰：「欲去花影，又有扇影，越發不好。」金鸞曰：「我能去花影矣。」乃取席上燭照於花前，花影遂去。帝與玉見二女如此，每擅驚喜，欣狂舞。掌大咲，金鸞曰：「可矣。」分食，君賜笑，遂取秦王佩刀割桃。帝急止之，乃復起身，摘一碩桃與璧玉。二女各受桃，携手而去。有詩嘆曰：

金鸞璧玉讓桃奇，拾似夷齊棄國時。
古聖遺風史藏內，深宮幼女忽先知。

自是帝深愛二女，聰明令其同居讀書。七歲遂能文，今已具成。帝因見狀，元等俊秀，遂

欲為二女擇婿。嘗下符壁玉配定了榜眼。退入後宮。便與李后說知。李后乃暗差人。來榜眼公館。向榜眼年庚。却說王蘭英歸到寓所。心中要問將思。欲埋名絕跡。迨守深閨。忽見李后使人來問八字。明知是欲與其主合婚。庭瑞亦通命理。便與王蘭英假造一天壽八字。付來使去。說正與建章閑坐。忽見一人。身穿素衣。哭拜於建章之前。建章大驚。視之。乃家僕長松也。忙問何故。長松泣曰。大老爺去世矣。建章聞言。大叫一聲。昏絕於地。庭瑞等慌中救起。扶到床上。半晌方醒。庭瑞與王蘭英及其僕皆立於床前。流淚建章謂僕曰。大老爺有病。尔何不早來報。至則如今方纔到。此尔可將大老爺病。患從頭說與我知。僕曰。自公子起身後。未及半月。大老爺遂病在床。夫人遂欲着僕來京。付公子。却被大老爺知道。將俱此住。說公子進京來。

取功名要緊後事漸：病重口：聲：說倘
或棄世可將柩木停在中堂復使人進京驚
動公子候會試後方可前去報信所以家中人
俱從其言建章哭曰爹：妾我何乃至此又一
庭瑞曰道士之言誠不謬矣遂於是日承命即
行你表托庭瑞申奏連夜遂欲奔歸庭瑞止
之曰今先君既已辭世不能復生今見欲連夜
奔喪未免有傷貴體恐負今先君之遺意當
夜乃止明日遂行庭瑞因其未遂飲食乃酒
設餞行建章泣曰弟與兄自白席以承幸同科
中本欲朝夕相伴常听教誨今聞先君去世
恨不能揀翅飛歸雖有龍鳳心肝亦不能下
咽庭瑞曰今先君父子也弟亦朋友也俱在
五倫之列又何親何疎兄尽其孝弟尽其情倘
不飲我酒亦當飲我心建章聞言只得就席執
杯在手不覺淚落杯中蘭莫劝之曰父母之

喪人皆有之宜自惜焉建章越發流淚滿襟
庭瑞又慰之曰令先君在日每督督兄以讀書為
事今既科甲聯捷則令先君於冥之中亦嘗不
欣然含笑今既名列仕途身被皇恩又嘗以朝
庭為念有之且過於悲切則哀而必傷哀而傷
則精神損志氣衰矣既不能報君恩又不能繼父
志反為不忠不孝之人也可不自息乎建章曰
弟非不自惜奈此心自然傷慘欲止不能耳
言訖淚如湧泉庭瑞蘭英亦皆淚下建章乃離席
曰弟酒力不勝願兄是憐庭瑞亦不相強遂命撤
席建章既起身二僕相隨庭瑞蘭英相送建章
執蘭英之手曰尊舅他日同府於岳母之前善為
我至意若令妹尚在年幼宜善教之蘭英聞言
揮然淚下曰此事勿勞孺耐兄宜自珍言訖三人
皆下淚建章曰路途遙遠兄等不能代弟行矣且
請同矣庭瑞與蘭英却送至十里而別却說李后

得了榜眼的八字遂便推命者與公主合婚及
推命者開了八字批評停當太監研進宮未
呈與李后名松青年朋文生一子室下美傍眼
為自青二子後為不許過得榜眼八字使術士
推之言士眼命妖壽且防女家似此寧可招子帝
咲曰婦之見真乃可取我有我的福氣一女婚何
能防我李后曰女是却是我的必不能由潛下
言訖竟哭帝曰不須性急朕當決之於卦乃命
太史筮之得火澤睽卦六爻安靜太史奏曰現卦
之象二女同居其志必同行內卦少女為澤為金
外卦中女為日為火火與金不相容也外卦有文
明之象故仲榜眼然氣象甲靈實有女子之
象惟潛下自裁帝曰朕將選之次日早朝駕坐
光明殿群臣朝參已畢庭端將出建章之表中奏
只見黃門官改奏曰同建極臣利忠有白圭表
章奏曰帝命皇上御案觀其畧曰

福建撫臣劉忠誠惶誠恐謹奏為恭聞事
臣奉命出守福建由水路每至南康夜宿
於朱子階內夢神賜白圭夢既覺白圭仍
在袖中因取視之則圭上有鐫文細讀其
文始知夢中之神乃福建城隍也其一切含
冤之故悉具圭中不明惡人數終突然而
來自受臣綁囚至福地果見新塑城隍宛
若夢中之神是以立誅惡人以謝神囑謹
將白圭進呈伏乞

聖覽

帝將表文看了又將白圭反覆細看乃謹曰有
此奇冤便有此奇報陰陽之理誠不謬矣

陰陽誠不謬 善惡果無差

未知皇上如何發落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張狀元衣錦還鄉 武探花居喪守服

張博之寃初無人知今則天下皆知既受上帝之勅又得人王之封讀是編者何其快於心歟
蘭英招駙馬是一段雜文建章薦蘭英又是一段美意讀者正不知其何以着落却從封命之中輕：按下

建章歸家兩個知己餞行度蘭歸家三百同年餞行度蘭河其榮建章何其慘然以千美人靈附之知誠不若一二人中心之知以建章既奔父喪又見母喪度端既得身榮又得父顯本是同心之士交出兩樣禍福

方山本無子却又有子今既有子亦同無子其夫妻相繼而忘有子不在身前拾養之勞又安在哉總之君子安靜以自養無往而不自得矣

何大姑冷落霎時便有几多熱鬧何二姑冷落到底还是一邊悵涼吾既為大姑喜

又為二姑奏

話說帝見利忠之表及白圭奏說十分微奇既將表章及白圭出示群臣庾璠近前見了白圭忙俯伏金階奏曰張衡才臣之父也原因與房叔張宏自蘇州歸至南康朱子階內無病身故却是叔父扶柩歸家臣母感其德將家事付他管理數年只見宏叔富厚後因見其行為不正是以絕其後未若毒害之由實無一人知覺帝問曰卿父平日做甚事堯庾奏曰臣家自祖上以來頗有家資臣父平日惟施財濟困而已別無所為帝贊曰易去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誠哉是言也在他入縱有此冤未必遂有此報况身為城隍受上帝之勅命乎此等偉人所罕有朕今加封為天下都城隍以彰其德庭聞言忙叩頭謝恩帝命將此事刊報頒行天下自是下天人皆知此事當時庾璠又俯伏金

階將建章之表呈上奏曰探花昨因父沒既行
奔歸只遺有表章奏聞階下帝命侍臣接上
表章觀其畧曰

探花臣武建章謹奏為丁憂事臣父方
山原任潼州道職因衰老多病蒙聖恩舍
歸田里臣奉湯藥有年餘今二月數終臣痛
慘無地身服齊衰不敢朝見謹修表上聞
伏于

聖聽

帝看畢乃曰探花有喪不容不去卿等在朝
當為朕勤心補國疾奏曰臣兄弟一芥書生
幸竊科甲取不盡忠以報國恩今國家開暇
伏乞聖恩假臣旅里數月不勝感戴之至帝
曰卿欲歸家早宜來京以應國用勿負朕心
又曰朕昨許榜眼招為駙馬似平榜眼面帶
雅色或思婚姻之事自有定理何可強也

今榜眼別擇良配可矣。蘭暗喜，一同叩頭謝恩。帝乃退朝。百官各轉衙門，皆知狀元榜眼奉旨回家。俱紛一未送禮。庭瑞與蘭同到公館，令僕收拾行囊。將欲起程，同各夜前未送禮，只得向各衙門辭行。次日早起，百官又未送行。庭瑞與蘭英遜讓，不過只得與多官步行送出城外，方止。庭蘭方纔上馬行，未數里，只見有人跪稟曰：「新冬同年老爺俱在前，而等候庭乃策馬向前，早望見一班同年俱在長亭之上，與是乃與蘭下馬步至亭，衆同年齊揖曰：「聞知狀元弟兄同府弟等，特愧觴聊以作餞。」庭謝曰：「弟一芥寒儒，偶然僥倖，何敢勞諸兄盛設。使弟子心怎安。乃與蘭就席，衆同年爭欲敬酒。庭謝曰：「弟酒力甚微，不能多飲。愧領數杯，足感盛情。願諸公見諒。」衆乃止。須臾，庭離席曰：

弟不勝酒力矣。今暫離數月後，又將復
系，少不得同事。有期再當酬謝。衆因其
行色匆匆，亦不強欲其飲。皆離席相送，拱請
庭前上馬。庭前決要步行，將百步。庭謝曰：
切蒙盛饌感惠已極，何敢再勞。遠送請止。
步同年中一長者曰：我等相送反勞，然元等
步行不如步止。但請狀元兄弟登鞍。於是衆
皆揖遜庭前，只得上馬。又身一推而去。衆同
年亦各回寓，却說建章奔喪回家，一路不分晝
夜，趕到家中，將進門，首逆呼天而哭。反入內
時，只見滿門親眷及奴婢一室盡白。見了建
章，一齊哀泣，哭聲大震。建章跪哭前，伏地
痛哭，眼流血。衆人扶起，潛入孝帳，只見堂
上兩副灵柩，大驚未及開言，衆泣曰：老夫
人亦於前三日逝矣。建章聞言，仰面而倒，
昏絕於地。衆人救起，徐：方醒以頭衝柩

上幾番氣絕衆人救住勸解建章大哭曰
父母年遂不能朝夕奉養乃遂離膝下自圖
功名今父母雙亡不孝之罪何能苟免言訖
大哭又昏倒於地衆人扶到床上哀慘已極
時府尊率滿城官員俱來弔禮不見章謝賓
府尊問曰聞公子得伸探花今已回府如何不
見其僕頭泣曰公子自京歸因傷火老爺身
故於路受盡辛苦到家又見老夫人去世逆
悶絕於地僕等救醒哀太甚今已四日水漿
不^進盡卧於床上只有一口氣亦恐不能久矣知
府聞言感異孝心遂率各官至其榻前相勸
建章瞑目問僕曰誰至此僕答曰府大老爺
與滿城官員在此弔禮建章聞言一躍而起
見府尊立於床前驚忙跪下叩頭知府扶起
慰之曰探花宜自惜無過傷矣建章泣曰
父母年遂不能定省寒溫父母臨喪不能

自守制禮府尊至而不逆乎冬未而不接
不孝之罪實迷蒼天知府勸曰父母之喪誰
能免乎採花不可過傷切宜自珍泉官亦
相勸建章只得點頭各哀辭出建章掩面
哭送各哀既去建章又伏於柩上痛哭親友
苦勸始畧進飲食於是將擇日治喪忽又有
二少年素服而末後有隨人手捧祭儀建章
在孝帳內覩見二人乃庶瑞兄弟也因居
喪不使出迎庶瑞令擺開祭儀遂與蘭英
在灵前禮拜庶瑞自讀祭文曰

維年月日張庶瑞暨弟蘭謹具牲儀致

祭于方翁老大人之灵前曰嗚呼方翁
不幸數終浮生若夢渺渺一空人豈不
傷我心實痛翁如有灵享我一樽弔翁感
德遠佈福澤為嗟慘民為斷腸弔翁治
家教子有方名傳天下才勝群莫想翁

此當年几謀有節矣翁拜世伏地流血報
國。國以忠治民以德出為鬼神正氣永赫
嗚呼痛或伏為尚嚮

讀畢乃起建章叩頭謝賓庭端扶起其入孝
帳內談及數語內堂席已安排遂請庭與蘭
飲酒建章相陪各言別後之情酒過數巡庭
端起身曰弟在九江寫船到此今船灣在朱子
階內等候當此順風不能久留就此告辭數
月後進京再奉造府建章留之不住只得送
到門首乃曰弟制服在身不敢遠送望勿見
罪庭曰是何言也熟不知禮言訖一揖而去出
乘到船上即速開船順風而上望吉安而乘
自是建章在家擇日治喪自此謹守制服再
說何大姑在家自從打發庭端蘭莫進京去
後家中雖然富厚亦覺冷落乃往妹家居住
妹夫夏松甚是敬禮其妹終日相與談笑

妹因無子亦常有憂思屢勸其夫娶妾
夏松只不從大姑亦每用勸解一日張家
僕來稟大姑曰家中報子到了報大姑娘
仲了會元大相松仲了第三名大姑大喜
乃作書令執事之僕打發報子去訖過半月
又有僕來云家中又有報子到報大相公
仲了狀元大姑娘仲傍眼大姑向言喜極乃
辭過妹夫即起身回家其妹亦同來賀
喜姊妹同駕一車僕從隨後彼及到多以金
銀打發報子去了又過一月忽報狀元同府
時大姑正與妹在房中閑坐聞得此報即與
妹同出中堂但見滿堂簪職庭瑞蘭英三
於堂上見了母親遂跪拜於地下大姑扶起
命拜二姑二姑忙欲答禮被大姑拉住受了四
拜庭蘭拜畢大姑命坐於側細問京都之事
庭瑞乃將福建與接上系父親含冤之故

與母告禀大姑聞言不勝忿恨曰我在夢
中十餘年矣近在尔姨娘家同未始知宏
賊那撕家產盡絕原未如此恨未生食肉矣
今蒙福建炎孫與克報仇此等大德即當往
謝之且得祭尔父之灵庭瑞點頭應諾云爾
莫又曰今父親蒙皇上勅封為天下都城隍
各省有詔頒行大姑曰以尔父之德為城隍
於職無愧然聖上之恩難以報效耳庭瑞
又將建章得仲探花及其父母雙云一一說
了一遍大姑曰彼既與父母湊要他到此招
親二姑曰此言是也只是他現居喪且待他
滿了孝服作書請他便了大姑點頭應請當
下便擇日祭祖房族人等為之豎旗掛扁
忙了半月於是庭瑞遂與蔭英同往福建
不一日到了省城令僕具帖入巡撫衙內劄
忠在內衙見了狀元榜眼名帖遂步出頭

門迎接與度蘭揖讓不過挽手同進候闕
列了後堂度與蘭便納頭下拜正是

兄妹同謝德父子共活恩

未知劉忠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十二回

祭城隍劉張三結義接聖旨兄妹兩承恩
或曰建章與度瑞交厚蘭英之事總不
真言今與劉忠初交便說出蘭英根
由然則劉忠何厚建章何薄子曰非也
建與蘭既結婚媾便有嫌疑之別且又
同榻共寓故不宜輕言度與忠既結盟
如便是心腹之交但又同德相應故不
敢不言

度端劉忠皆賢達士也均以蘭英之事
為不可蘭英却偏能縱橫翰墨科甲
聯登真乃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

之事也

未結盟之先殺人配鷄魚以祭既結盟
之後宰牛及馬羊以祭兩番祭奠可謂

大快人心讀者至此當思張博之為人

花所之飲文武並醉一則擊掌而歌一則

拔劍而舞雖周郎之群英會未必更

感於此

劉忠料楊巡撫之氣象儼然如見

其人如此料事可謂盡善矣料菊英

必死却又不死非劉忠之不明實菊英

之得救凡事如是雖善料事者亦未可

以逆料

菊英聞庭瑞死欲守之以節庭瑞疑

菊英死欲守之以義天生一對奇緣可

稱雙絕

湖南至江西路不過千里月下至今

朝時未及週年遂生出岳數事端岳
數枝蠶語云耳聞是假眼見是實誠
哉是言也

庭端菊莫天各一方均有情相照菊得
狀元報如獲至珍却彼香莫輕下教語
說得絕去情思

話說劉忠迎接庭端菊莫至松街庭菊倒
身下拜劉忠忙扶起迎坐於客位乃曰殿
元先生兄弟如此弟實難解請問光降敝
街有何見意庭曰大人忘却白圭志乎忠曰
白圭即解進京都狀元何以知之庭菊皆泣
曰稔大人白圭者學生之先父也大人所戮
者先父之仇人也大人為先報仇真乃重
生父母也因在朝立於班中帝將白圭出示
諸臣是以知先父之冤矣言訖以手拭淚忠
曰原未愚時夢間乃狀元父也雖受言於

宏賦今賦已被羊所殺則令先君之恨已
洩矣又何傷哉且令先君又受皇上勅封為
天下郡城隍今聖像現在此間羊明日與狀元
同往致祭如何庾瑞曰感大人魏、之德已
無可報效若再勞大人先君亦恐不安矣忠
曰爾隍乃我境內之主禮所當祭也倘狀元不
去願結兄弟庾與蘭曰若大人見愛得常侍在
右故所願也劉忠大喜三人遊於衙內嚼舌
天地願結為生死之交忠年二十居長庾年
十六次之蘭莫居三於是設酒歡飲至晚方
徹席蘭醉先寢劉忠邀庾瑞至書房閑散庾乃
暗將蘭莫男粧之對劉忠說知忠曰原系妹
妹如此奇絕真可敬也既已名揚天下宜早
隱身退避若再如此恐王上察知反為不美
庾曰兄言是也但此事尊嫂處亦不言惟弟
與兄知之耳二人談至半夜方寢明日清晨

忠出令箭一枝令闔署文武至城隍廟祭
祀先使人牽牛羊馬匹至廟前伺候忠却
與庭瑞蘭英三人乘轎往城隍廟未及到
時令署官員俱在廟前伺候忠命牽殺牛馬
匹獻於殿前然後奏樂忠與庭瑞蘭英致祭
於殿上庭瑞俯伏告曰見等無知以至發：會
冤負屈辜發：自顯威靈得蒙忠兄報讐今
忠兄不棄願與見等結為兄弟見不勝感德
伏望發：真鑒此心祭畢各官員俱挨次行禮
既畢忠謂各員曰列公暫且回衙午刻概請到
院上飲福衆皆應諾而退忠等三人同衙即
使人設席於花所至午刻各文武俱到院上忠
使人請入花所文東武西依次坐定忠庭蘭
三人倍坐於案位未及舉杯先令花侍中笑
異美之香作和平之樂百鳥皆未翩翩花下
衆歡然而飲酒行數巡忠起身於各官之前

敬酒衆皆失色似有不妥之狀忠曰今日之
酒為我結義而設乃義誼之無倫名爵以長
者為尊諸公各宜默然一醉眾官不得已乃飲
其所敬少時庭端蕭英各起敬酒直飲至日
落西山各官俱已沉醉禮節暫亂忘其尊
俾庭端飲酒樂甚舞掌而歌曰

微軀五尺今何所不容潛心聖學今淵
源無窮憶夕寒意今誰為知己喜今暢
飲今滿坐豪雄

歌畢衆皆大笑於是衆文官詩興浩然各咏
新詩西邊武官冷落無趣周總兵奮然起曰
狀元以文為樂我亦當以武為揚言訖拔從
人佩劍戲舞於亭前各武官皆拔劍相助不
一時花園中但見劍光差道衆人齊聲稱好
舞畢復就席暢飲至更尽方散是晚利忠
與庭端共榻庭待解衣就寢忠問曰賢弟

要吾庭不答揮然淚下忠不解忙問曰
是何意也庭拭淚曰弟去歲自廬山歸在
吳江遇一女子名曰菊英其女年貌與弟
相當其才勝弟十倍矣乃湖南巡撫之女
也曾與弟聯詩訂約至今不聞消息是以
傷心耳忠曰賢弟若以此女為念恐終有負
賢弟矣庭曰兄何以見之忠曰愚在京時聞楊
巡撫之為人剛極而後柔若知此事必不相
容此女若守賢弟之約有死而已復何望
焉愚有一妹與賢弟同年名曰秀英亦頗有
才名胸中學文不在愚兄之下維賢弟意中
美人亦未必過此愚作書回家為賢弟說合
賢弟以為如何庭泣曰弟與兄今日之盟也與
菊英昔日之盟也棄旧迎新弟所不為矣若天
緣有分自然可以成配倘彼父不容此女料不
負我或為父所逼必就死地我當守之以義

決不復娶也。忠曰：「愚聞仁義雖重，忠孝為先。賢弟既讀書，豈不知不孝有三，無後大乎？賢弟之義，若此女得為賢弟，願使舍妹居側室。」庭曰：「令妹何可為人妾？」忠曰：「決無不可。」庭乃允從。是晚二人共寢。明日早起，忠入內，將此事告其妻李氏。李氏起對曰：「姑娘終身大事，上有公婆，豈容丈夫主持？况為人之妾，耶？」忠曰：「非汝所知。」吾料楊巡檢不能容女，女必自死矣。」李氏曰：「恐不應。君料奈何？」如起早悔言為妙。忠不听，乃作書令人送回家中，書中之意言與狀元結盟，及將妹子許配狀元之故。却說庭瑞與蘭英歡子數日，遂欲起身。忠留之曰：「賢弟既與結盟，便是一家相親，未幾便歸，欲去何也？」庭曰：「弟出京時，主上面諭祭祖之後，即要進京。今年在家已久，不敢再留。就此告辭，少不得即要進京。弟與兄後聚有期矣。」忠曰：「賢弟欲去，愚亦不

雖留乃附耳曰妹一切宜禁之不可再由他
進京庭點頭遂與蘭英起身利忠送出新
而別庭蘭在路不尙半月已到家中即將
祭父結義反利忠以妹配許之事一概稟母親
大姑大喜特二姑亦已回家去了庭端因思
前莫甚切與母親言曰見在吳江訂約之女
至今全無動靜見思往湖南探之相緣有成
見願足矣倘或不然見亦當自盡其情大姑
曰尔欲往湖南雖稱早回家必以功名爲念
宜自做悟庭點頭應諾正欲收拾往湖南忽
報聖旨到來只得與蘭英整衣冠焚香接旨却
說那傳旨之宦來到門首但見庭瑞兄弟手
執朝簡拱立門外及到堂上香案早已安排
已行開讀聖旨庭瑞蘭英俯伏階前听其畧曰

國運昌隆所賴賢才賢才得志實由科甲

蘇尔兄弟年少學博才奮雙魁當為

國家與仁義於天下舉賢才於山林
茲授狀元為湖南學政榜眼為江南
學政皆諭刻日即行赴任務宜加意
取士或得賢才即當荐入京都以應國
用勿負朕心欽差謝恩

讀畢庭與蘭叩頭謝恩即設酒與欽差接風
飲畢送入公館歇下庾瑞聞聖旨命他為湖
南學政正合探訪菊英消息心中甚喜又弘
謂蘭英曰賢妹才名揚於甲第志已成矣
何不托養親為名還守深閨以盡女道乎若
再執迷不悟恐欺君之罪難逃悔無及矣蘭英
對曰兄往湖南仕途保重妹之事將斟酌而
行毋勞遠慮矣庾瑞總不放心乃將此意告
母大姑曰正慮此耳遂召蘭英問曰聖上命爾
為學政尔意若何蘭曰見方躊躇尚未有定
思欲不往恐負皇上愛我之意大姑曰尔不聞

閔綉女今聲名列於榜上猶不知定將欲自
殺其軀耶蘭莫聞母言乃決意不出遂作表
請辭托欽差覆旨表畧曰

臣本庸才蒙選拔以學臣之任雖竭盡
忠誠難報國恩之萬一伏思

皇上以孝治天下竊念臣母孀居苦志多年髮
班齒落膝下乏人且臣幼弱無知不稱學
臣之遙哀懇聖澤令臣里居畧盡子職天
恩高厚俟容報之異日臨表兢伏於

聖听

明日遂將此表轉托欽差代為申表欽差回京
即將表文奏帝帝允奏乃另選翰林往江南
赴任自是蘭英在家除却男妝現出女子面
目謹守深閨終朝以琴書為樂吟咏為歡絕不
題起仕宦之崇當日辰瑞收指行裝別了母親
妹遂望湖南而却說秀英與蘭英自從結為

姐妹之後終日以讀書為事一日香英獨坐書房只見菊英現然而來曰奇事；；姐；說展瑞死了他如今却中了狀元香曰何以知之菊曰現有狀元報在此便自袖中取出報來香英接過一看乃曰原來我花園張生不是展瑞我亦不知但聞危德兄弟之說因其年貌相仿故疑之耳菊曰為今之計將知之何香曰展瑞與賢妹訂約之後賢妹費盡多心機受盡多少苦楚他到安然自圖功名全無一毫念及賢妹細想此人真負心人也不知早絕此念別圖他計為善且示我有此才學怕怎才子相配耶若得其人吾姐妹共事之可也何必切；如此菊英聞言沉吟半晌曰妹思此人亦甚有情但義不容棄倘天緣有分妹願與姐姐同事之耳香曰我姐妹雖女子論胸中所學亦不亞於男兒何可公然守

此深淺作一女子之狀予菊曰姐姐有何見
意味願相隨香日為今之計當瞞過爹娘假
扮書生出遊於名山勝境訪察賢士倘遇知
音則因之若坐守深閨徒然無益縱使父為
擇配決非我姐妹如願者賢妹以為如何是

深閨洞坐無知己
勝境遨遊有美才
未知汝事如何且為下一回分解

白圭志第八才子書

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第八才子書白圭志

博陵崔象川輯

第十三回

考江寧王彥奇雙士

拜張村庭瑞薦一函賢

香英到湖南是出平意外今到江寧又
是出平意外及其考試亦皆出平意外香
英之事不徒他人惟料即自己亦無定準
若菊英之志惟存一庭瑞耳



庭瑞聯捷巡撫喜天人喜眼見庭菊
婚相即成忽又不見女兒此際不徒巡
撫惱怒即讀者亦將嘆氣

王彥奇二才庭瑞相習二才王彥薦兩
賢庭瑞亦薦兩賢二書送：相對照應
成趣

庭瑞所薦是真才子王彥所薦是假
書生非為菊英則張村二子去以薦
非因香英則江寧二子去所出此一部書
全賴香菊成事

劉元輝不見女兒揚州撫又不見女兒
其實皆香英一人做出幾多事故今作者
重加幾多工夫

仲弓問政孔子曰舍小過與賢才三代以
來莫不藉此而為政矣今庭彥能遵此法
不愧聖門之儒巾

話說香英與菊英議欲扮男粧出外訪察知
音菊英曰訪月下張郎妹固願往訪他人誓
不辱矣香英曰賢妹真義人也他如今仲了
狀元位途不定既欲訪之必須打听消息二
女商議即定遂扮了男粧暗藏寶珠於身欲
自由花園徐門而出不題却說楊巡檢一日在
衙內閑坐忽有家人呈上京報楊巡檢覘着
乃會試題名錄看見度瑞中在二名特想原
系度瑞未死過了半月又有報到見度瑞已
仲狀元大喜思欲使人往吉安與度瑞議婚
乃入告夫人特將香在夫人側聞得此事遂
到書房來報小姐及至書房四顧不見一人後
往小姐房中亦無人正疑或問忽見夫人欣然
而來問曰小姐何在梅香答曰不知所往夫人
曰想必在書房中梅香曰適從書房來連列小
姐都不見了夫人心中着急初時尚且隱瞞

及候了一日不見轉來，只得到處接說，知從
接怒曰：此等女兒，要他何用？听他去罷，亦不
尋問。夫人特使人尋查，總不見，十分憂悶。
却說香英、菊英，拾一男粧，來到城外，看見賣
狀元報的，在飯店中，與那店主人說：「今科狀
元榜眼探花，都是青年奇才，且又美貌，如今
幾歲，命招了狀元為駙馬，榜眼為郎馬，今
科武舉比向年大不相同。」菊英聞得此話，
大驚，謂香英曰：「張郎真負心也。為今之訪，情
如之何？」香英曰：「賢妹，请放心，以天下之大，怕沒
我親妹之良配乎？」菊英曰：「欲得良配，必須遠
出他方。若湖廣乃多事境內之地，恐洩漏兒聞，
不宜久留於此矣。」香英曰：「何必定論？隨機而往，
可也。」行到河邊，恰遇一船往下水的，二女搭了
此船，順水而下。時正當暑，至蘆溪，方置行裝。菊
英曰：「三竺素稱盛地，金陵尤為佳境，妹幼居

其地嘗聞其美矣與姐：同往一遊如何香美
曰可矣但是姐妹必須更換一名以兄弟稱呼
於是香美改名秉乾菊美改名秉剛二女便往
金陵而未几是名山川巨川庵觀書齋莫不遊
玩所到之處無不皆留題在路數月方到金陵金
乃菊美幼居之地因捨了男粧每過自己門首
即見了自家叔伯只做出不知祖了公銀歌下一日
出遊見滿城士子紛々茶肆中十分鬧熱香與
菊亦入此中吃茶但見一席人都是青年秀士
內中一人言曰新報學院就是今科榜眼年只
十五歲人皆都稱他為神童已得刻任又一人言
曰這新學台的哥：就是今科狀元亦只十六
歲聞得遠了湖南學院這樣人家真是難得
菊美听了這個消息遂謂香美曰素報人之
言謬矣既招駙馬安得出任湖南早知這個消
息不至有此行矣如今張郎到了湖南必未

拜我爹；姐妹們弘出在外到便我爹；又
加一惱秀英日即已到此悔之何及若張郎
有緣自有一定今榜眼即任這理管他到是
不亦去進場要；且榜眼又是張郎兄弟其
才必然相仿我姐妹用心做文彼必微奇那時
正好乘雲上天若婚姻之事付之之天命可也
菊曰姐言雖善然府縣未曾遇考如何進場
秀英嘆曰妹；何累於一時也今爹；在湖
南乃邊江大臣只須用一名帖往府縣一拜自
然可以進場何慮之有菊曰姐言甚善就此行
矣當下算還了茶錢出店來即寫了稟乾京
剛名帖僱了跟班遂往府縣去拜那府縣見
了名帖知是楊大人的公子無不加意應承
未几日學憲到京却是姓王名彥皆因張蘭
不出然後揀發此人補授此職一卸任先考江
寧香菊二人亦無慮保知府親身護送入

場考就同來其覺得意却旋王彥考了江寧
晚間將文字批閱一連看了數日卷子只是搖
首免強取了几卷甚不如意及看到康剛文字
乃拍案曰怪哉怪哉此間亦有如此之士耶吾
平日自恃取學以為絕妙今日始知自負矣
又看到康乾文字愈加驚奇乃曰此等奇才
不當列於凡士之例吾當荐入京師以頌國家
文明之治次日江寧府來王彥曰昨考貴府
得文字兩卷覺得曲諸生不同貴府試規之乃
於案上取二卷交與江寧府接過一看只見備
篇圈点又見是康乾康剛名字大喜曰此乃洵
南災樵楊公之子也王彥曰何奇才多出於此
老遂使江寧府着人請二子進內衙王彥優禮
相待禮畢分賓主坐王彥曰適見公子妙文
誠不加点本院奉命訪察賢士如遇奇才當
薦入京都令公子兄弟雖相如子建不及

也今薦公子於天子之前以光我國秀英
謝曰學生一芥庸儒素無知識今蒙大人謬
舉誠恐有負所薦矣王彥曰公子勿自謙本
院豈不知人菊英曰既蒙垂愛取不應命王
彥便喜留二子飯於後衙內菊英秋闈秀英
曰我等皆是女流今薦入京師恐終久不雅
菊英曰得此機會正好朝胸中之學以登青
雲之上何多慮也次日學台修了表章仰
着仁寧府學送二子進京不題却說楊巡
按在衙內閑坐忽有京報至報說新科狀元
張庭瑞點了湖南學院不日特列任巡按聞
知欲加煩惱不數日庭瑞果然列任巡按乃率
滿城官員至河下迎接學院只見庭瑞從船
上出來青年俊秀貌過子都飄然有喜色見
了巡按便深一揖巡按同禮庭瑞將欲跪
下巡按慌忙拉住曰先生遠來乃天子命

臣母自卑也。庭端日晚生一芥，書生久慕。老大人威德，今得拜台下，實三生有幸。二人謙避之。至當日吉辰，上了任。次日即往各衙門拜客。及至巡撫衙內，巡撫設酒相待。第三日使人列巡撫衙內求婚。巡撫乃將女兒自吳江以來之事細告使者。使者乃將此言回復。庭端庭瑞傷感不已，明往拜叔父。昆山遂乘小橋帶一僕相隨，望張村而止於路。自思小姐從前既避，惟於張村今之踪跡。叔父必知，刻彼自有消息。正想間，已到張村。令僕送上名帖。昆山看了，知是姪兒。刻未遂命請進庭瑞入內，請出嫗娘。令一向慰畢，一堂歡坐。細論兩家之事，說到着姪身上，竟全然不知。去向叔嫗十分嘆惜。酒以請入後堂飲酒。既畢，天已將暮。庭瑞欲起身，昆止之曰：天色已晚，在此歇息。庭瑞三送，遂從之。昆山乃令人送入內房。

安寢是夜庭瑞卧於床左思右想不
得翁英消息十分悽慘乃起秉灯独坐因
見案上有書教卷開而讀之亦不煩耐忽
翻出篋中新詩數本俱是抄寫的乃開頁
觀者總讀一卷見其文詞清新所作不凡
自覺有神暢快連看几首愈見敬慎乃嘆
曰此詩真天才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忠信其在此乎又看了數首曰此人之
才勝我十倍矣遂將此詩盡看不覺天明
忽昆山進來見庭瑞在灯下看書乃向曰
賢姪因甚這早庭瑞對曰適向總起乃看
詩與昆山坐談頃更僕獻茶未茶罢忽二少
年入拜於昆山之前昆山謂少年曰客乃尔伯
兄也二少年聞言忙下拜庭瑞慌忙同礼遂
携入房中去了庭向昆曰二弟向來昆山曰
近因先生喪適從來礼同未庭又問曰多少

年紀昆曰十五歲了尔孀，雙生子也一名
登字敬威一名華字顯威。虞瑞曰：甥所視之
詩莫作二弟所作乎？昆曰：然也。俗鄙之句尔闲
暇可為改政。虞瑞曰：叔父有此麟見，真可羨
也。甥觀此詩，作用奇絕，乃當世之英才。甥奉
天子命，遇賢才當薦入朝廷。今二弟年少
學博，豈可懷其室而違其邦？甥當力薦於天
子之前，以為國寶。昆曰：賢甥為提，弟但恐
辱子才，不稱薦耳。虞曰：叔父不必過慮。地未
日當命府學，送二弟進京。可先使二弟即收
拾行李。昆山應諾。於是同入客堂，早膳畢
虞乃辭。過叔孀起身，同衛昆山已令人整備
車馬。虞孀登車而返。其僕乘馬相隨。行至
前陽山，只見旗金轎馬伏於道傍，齊聲曰：書办
等在此迎接大人。虞孀見了自己衙役，遂令
張村車馬同家，乃乘轎而同進城，到衙中。

修了薦賢表章即往長沙府學至吩咐曰
今張村有二才子命尔送入京師有表文一
紙到京時可何禮部投下府學領命至次日
携了表章遂往張村約會登華兄弟進京正
是 弟般皆下品 惟有讀 高
未知此去若何且听下同分解

第十四回

文華殿六才並試 絲綸閣四女均潛

薦香英出平王彥之意薦登華出平庭瑞
之意薦壁薦雖則學臣之表却出平壁薦之
意湊合成文大有可觀文華殿上六個書
生其六人中各自知二女四男其實則二
男四女想是特男女泥妝錯亂難辨其規
模不如今之製度多矣

帝欲招婚初愛庭瑞與蘭英今則愛菊英
與香英究未嘗念及敬威與顯威世間之事

大假如是何可逆料已揚與極之女願配
庭瑞利與極之妹願配庭瑞帝之公主亦願
配庭瑞願配之者何其多也今楊女之約未
遂帝女之招未允利女之訂又以書未辭曲
折之情又何其多也不徒庭瑞咨嗟既讀者亦
為之吁嗟

昔日使人議婚若英便無踪跡今日即有踪
跡又復使人議婚庭瑞可謂多情矣

昔日議婚不遂猶有劉忠之約一點退步
不遂猶可此際利約既失只有吳江之盟一線
情思不遂尤難吁人生世上萬事皆有定理
何必苦費心知

話說王彥所薦二才子着江寧府學送入
京師至禮部投文禮部尚書陳德謀接了文
書併奏章即批听候奏議同文江寧府文即
與二子轉到公館去訖庭瑞所荐張村二子

命長沙府學送廷京城亦至禮部投文禮部
一概收了文旨亦令他听候同文明日帝升殿
禮部出班奏曰今有江南學臣荐二少年才
子進京乃湖南梅臣之子一名秉乾一名秉剛
有表奏聞湖南學臣亦有表未文荐二子
未京姓張氏一名敬成一名顯成俱在武門候
旨帝看了表章喜曰兩學臣如此為朕訪才
真賢臣也遂出五日內候朕親臨文華殿
面試可暫着四子寓於慈綸閣中禮部令旨
出朝遂請四子寓於慈綸閣所發同文令江寧
長沙兩訓導同省當日旨意二下四子皆打点
考試却說敬成兄弟見了菊英似平一面喜又
不好認得敬成兄弟乃將自己男粧及香奩
之事告之又囑其切勿洩漏敬成點頭會意乃
密將度瑞之意告菊英菊英吁嗟不已却說
帝女驪玉與秦玉女金鸞在宮中總是題詩

作賦今闕江南湖南兩處學臣荐了四個才

子未京帝批五日內親試壁玉與金鸞秋語曰

去歲父王欲招榜眼為駙馬遂今荐未四子其

中必有吾姐妹緣矣矣金鸞曰何不假扮書生

與四子其試勝彼則可以揚名不勝亦無人知

曉壁曰此言甚善高議即定往告母后從之乃

暗使人知會學臣李勃即便二女假扮書生

先到李勃處接下壁玉遂取名朱璧金鸞

亦取名朱鸞李勃領皇后審占亦修了荐

賢表章荐二子入禮部亦請二子寓

於慈綸閣遂將李勃表章申奏帝在宮

時皇后即將此事奏明今禮部承奏已先

會意亦批考期並試及至考期先賜六子七

品冠帶然後帝御文華殿滿朝文武朝參已

畢分班伺候帝乃傳旨選六子上殿各賜文

方四室即欽點三個題自便六子作文帝

命大學士孫建庭監場共文武大臣俱在殿前
伺候未及一個時辰六子作文俱畢太監入宮
請帝升坐六子伏俯呈上文三篇於御案
前太監接上命六子平身俱皆退入文班中
帝將文字細看，黑以文示諸文臣曰朕閱
此卷頗覺快絕所等可細誣之以辨高下文臣
領旨擁殿前各卷一卷莫不驚異又各將
看了的易換未幾愈加稱奇乃奏曰六卷皆
天才更甚可亞者臣等何敢妄平帝大喜
曰誠如是學臣所存若有眼力矣乃後遣六
子上殿曰朕視卿等皆當世奇才今命卿
等各賦詩一首務在弄筆書題或層卿口氣以
辨高下六子遂伏俯請題帝乃用大剏簽一
張掛於殿上御筆書題曰月中丹桂不限韻
又賜筆一枝墨一沈列於殿上五子推遜秉
乾秀美假謙一番遂執筆題於剏箋之上

一揮而成詩曰

跳出乾門入鳳池 / 今朝閣下論高低
月中應有長春桂 臣摘高頭第一枝
題罢后書臣揚東乾應製道戈筆與敬成
敬成題曰

洋木由來透鳳池 鳳池應有上天梯
月中丹桂連枝接 不許他人折半枝

後書臣張敬成應製道戈筆與敬成題曰
書生辛步上瑤台 自負文章八斗才
昨夜天庾門未閉 被臣和月掇將來

後書臣楊東剛應製付筆與敬成題曰
寒窗十載對燈前 此日鰲頭臣占先
欲向蟾宮拔桂樹 亦須待月到天邊

後書臣張顛成應製將筆與壁玉題曰
外未貴客且從容 月裡豈無折桂翁
恁不能施公遠法 明皇未必到蟾宮

後書是朱壁應製將筆付金鸞詩曰

諸君何必苦爭榮 百鳥先飛逐大鵬

總有英雄空用力 安然丹桂在聖宮

後書臣朱鸞應命六子題畫兩班文武無不
喝彩帝大悅遂欽點為翰林六子謝恩而去
帝遣朝各良皆散明日帝又臨朝禮部尚書
出班奏曰學李勣所荐二才子於階下考試
後便不見了臣使人尋訪竟無踪跡只得

奏聞伏祈聖裁帝曰所薦才子尚未授之
一任欲去便去朕何阻焉禮部乃送原書壁
玉與金鸞於御前考後即入宮中至帝所
以隨口應當時帝又遣秉乾秉剛上殿香
奕與蕭奕兩選即趨赴金殿伏俯所諭帝
謂香曰兄弟少年英雄朕深愛惜均有
公治南容之風朕正宮之女與卿年貌相
當才德相配願招卿為駙馬朕弟秦玉

女亦有貞靜之德願卿為郡馬卿不知意
下若何香英與蕭英遂答曰義歲台愛非
卿不欲但婚姻大事出於父母之命怎敢恣
意而行如若不告而娶猶不免後人有言况
臣下手伏望院下休臣愚衷帝咲曰卿何愚也君
與父親尊香英曰君則尊父則親帝曰卿既
欲待父命朕即傳諭卿父以全卿尊親之
命也遂於御案上寫了聖諭即命大學士
孫建庭賈往湖南議婚當時香英蕭英兄弟叩
頭謝恩帝乃入宮百官退朝香英蕭英轉列慈綸閣
時急得魂不附体敬威兄弟聞知旧情亦皆著
急敬威曰今聖旨賈往湖南令尊盡去今尊
畏罪定然奏明真情小姐將置身於何處顯
威曰事急矣為令之計不走何待今家兄現
在湖南學憲原與小姐有盟不如逃回湖南
暫寓舍下使人通知學憲自然可解此危分

日此言甚善遂與菊英換了書生衣巾代
了盤費辭了敬成兄弟弘自出了葱給潤且
喜無人看見於路直出京城往湖南而水
陸涉；在路五十餘天方到湖南遂投張村
而未却說昆山在家自從庾端蔣其子進京
去後乃擇日往前陽山祭奠父親墓並未免
修理一番閒暇之時便各需訪察菊英消息
一日忽有京報到未報敬成兄弟欽點翰林
學士留京所用心中大喜遂多以銀子打發報
子去訖正在家中閒坐忽有二少年至口
稱繼父昆山棄書視之見是菊英便大喜曰
小姐未矣指香英問曰此位是誰菊曰此義姐
也遂請香菊坐定乃曰自小姐去後我無需
不尋謂問小姐許久何需安身菊英乃將在外
游玩江寧考試以及荐入京師得遇敬成兄
弟同在文華殿考較皇上欽點翰林至欽招

駙馬私自逃回始末詳言一卷昆山嘆曰小
姐如此天才誠可惜也請暫居小舍我當
與舍姪商議為小姐解此危矣乃請秀菊
入內覓其妻郭氏菊英指謂秀曰此即妹之
繼母也秀聞言遂與菊同下拜郭氏忙答禮
遂邀二女入房更換衣女與諸家人相見
又將在外之故與郭氏細述郭氏嘆息不已
當下二女遂在此寓安身却說庾端正考
完外府轉省在衙中閑坐忽福張巡接劉忠
使人送書至庾命請使者呈上信件庾折開
一看畧曰

忠本欲使舍妹以奉箕箒不意舍妹不
守閨範擅與游客聯詩家君見詩而怒
辱妹畏怒而逃今將一載查無踪影恐悞賢
羊婚媾是以先字佈候

庾端為畢方知秀英之事乃長嘆歎聲曰我

河如此多舛也只得罵了回去令使者去訖
心中十分煩惱忽又振叔父到未度乃出迎大
司候因接入弘齋度瑞問慰畢昆山乃曰賢
也存二弟進京已蒙聖恩欽點為翰林度
瑞喜曰度方繞轉省竟全然不知此事京報
已時到的昆山曰京報已到半月二振又來了
度瑞問曰二振何喜昆山曰江南學台荐二才
子東乾秉剛與尔弟一同朝考俱欽點翰林
此二才子已列家中此即二振乃賢姪之喜
也度瑞曰秉乾秉剛何人也昆山曰即楊巡
撫之子也度瑞曰向聞巡撫又嗣且又何為
愚姪之喜昆山曰此二子即賢姪月下橋娥也
與列小姐也度瑞喜曰列小姐何人也昆山曰
乃蘇州刘元輝之女其兄現為福建巡撫度
瑞大喜曰原来即此人也遂將與刘忠結義
許婚之事細與叔言又將刘忠來信與叔看

昆看畢乃嘆曰此二女真千古之奇女也遂
將帝欲招二女為駙馬二女逃歸之由概與度
瑞說知又曰二女未歷即已分明賢姪可即與
度議婚早完好事度瑞曰然姪將謀此遂當昆
出飲酒至日暮方辭同次日度瑞請布梅兩司
飲酒布梅歡然而未席向便托布梅至於拉衙
中議婚布梅俱願為媒度瑞大喜飲罷辭出以
日布梅兩司未巡檢院上為度瑞求婚却說
巡檢自菊英強出之以次夫人終日啼哭巡檢惱
怒乃曰此等辱女吾誓除之遂曉諭曰有人捕
菊英未獻者賞銀百兩匿隱者查出同罪夫人
聞知大哭謂巡檢曰汝年過六旬舉目無親
只有這個女兒尚欲除之何其狠也若一但除
却此女我與尔將未死於地下誰為殯葬巡檢
聞言更加怒氣遂憂成疾請醫調治亦不
甚重至年終偶冒了風寒其病更甚不能起

承恩有報子自金陵來報說東朝東剛而
公子八洋併言學台得意存而公子進京之
事時巡撫正在危急之際夫人聞知此事暗思
有其公子分明是利小姐與我女兒假扮極可
知當下瞞了巡撫以銀子打發報子去訖乃暗
囑衙中人不許對巡撫說至明年二月初巡撫
病愈忽報大學士孫虞建傳聖旨到來巡撫命
修香案接旨建虞至院上開讀聖旨曰

江南學臣王彥荐到鄉子秉乾秉剛經朕
面試才果堪誇茲鄉長子為駙馬次子為
郎馬鄉子欲待鄉命不取不告而一莽命
大學士與鄉一稿旨諭到日宜一子就要忽
負朕心

讀罷巡撫全然不解只得謝恩接過聖旨遂請
建虞內坐巡撫曰適間聖諭老拙實不能解且
老拙只得一個女兒現今不知去向那有甚

臣孩兒建康日兩位令郎經皇上欽點為翰林怎說沒有巡檢不能答傍有家人跪稟日前江南已有報子到來報二位公子入學已拜入京師夫人料是兩位小姐假扮男粧去的因大老爺有恙是以暫備過打發報子去了巡檢聞言乃謂建康日江南二子實老拙之女備過老拙假扮男粧去的是以至江南考試學台薦入京師老拙實是不知今蒙朕之罪老拙所不能免當修表明奏求大人朕御面前善為婉奏建康允諾於是設晏相待晏畢俱敬巡檢即忙修了表文與建康叩之起身巡檢率各官送出郭外而返過了十數日忽報學台轉奏托布按兩司前來議婚正是

昔年曾有約此日豈無媒

未知如何議婚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適言妃香菊双被批

招駟馬登華西武婚

度瑞欲成婚香菊欲成婚矣按與天人亦未嘗不欲其成婚今之布按為媒而尹按卒不從者豈其本心哉蓋香菊有欺君之罪也按矣免罪之衡性情之所鍾愛有不勝國法之所森嚴矣

璧玉金鸞之姻緣本在敬成與顯成耶先有度蘭一番招贅復有香菊一番招贅及至敬成兄弟則讀者亦所不料

帝謂秉乾秉剛不可復得後謂四海之大何患無才帝是盡心憐才之說後是廣人拔才之論有此帝有此后得不與起斯文哉

後日天下學臣盡如湖南江南者何患才之不廣哉至哉言也不徒兩學臣得意

則天下學臣亦皆踴躍薦賢矣此所謂一言可以興邦

遙妃之例歷朝皆然大明則五年一換不至有負一女則洪武之制度又盡善矣

或曰楊妃換只有一女前番屢欲除之今遙妃却又批之不亦狠乎余曰不然楊妃換豈不愛女哉前欲除之正家規也今日批之尊國法也以一己之私而廢國家之政豈楊公之品行哉

楊妃換畏罪不敢隱瞞女兒劉戶部畏罪不敢隱瞞妹子及其上表求釋我疑二女將屈周於深宮矣却反得帝為主婚真乃意外奇觀

却說布政與按察領了庭瑞之意奉巡撫衙中議楊巡撫請布按兩司奉列朝儀禮畢坐定茶罷巡撫向曰二位年兄今日到此有何賜教布

政日弟等特乘報喜巡按因向何喜按察曰
二位令妾欲去翰林今已出京現在張村改
乘報喜巡按曰辱女原來已逃同耶不取涼之今
乃欺君之罪人又嘗候君命以除之今當在行甲
奏所懇主上發落而政曰今學憲張大人原是
令妾意中人何不令其畢婚然後上表申奏聖上
必然見喜按察曰弟等此乘特任水人之職務祈
老夫人見諾巡按怒曰尔等獨不畏王法耶言訖
拂袖而入布按兩司叱得絕去情思快；而返乃將
言同復度端；；轉加煩燥且說揚巡按副知秀
菊二女在張村遂使人往接同衙即行寫了表
章令人飛報進京夫人聞知暗發令箭追回
表章巡按全然不知按不表且說歷_下義臨朝禮
部尚書陳德謀出班奏曰江南學臣所荐二
才子於前日退朝後亦不見了臣已各書
查去踪影請陛下定奪帝聞奏即招湖廣

才子秉乾秉剛向之二子俱推不知帝復
命人遠近尋覓並去踪跡遂欲提揚巡撫未
京陳德謀奏曰楊巡撫乃重任臣不可擅行提
動恐外鎮微疑今大學士孫建辰已賈詔往湖
南且待他往京再議未遲帝從之當日還當不
樂乃將此事告皇后曰既有王見不患去佳
婿豈必楊氏兄弟方如階下意耶帝曰恐如此
奇才不可復得后曰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
忠信以四海之大得無奇才也若天下學臣盡如
湖南江南者向患才之不廣哉現今湖南張氏兄
弟妾聞嘗曰並試去分高下且年貌亦相嘗階
下何不招之帝曰且待建辰回京再當嘗曰乃
暫罢此事一日皇后奏帝曰昔太祖制度言女
五年一換今已十載未經轉換宮中女子約計
千八年昔二十六七莫不暗自嗟怨若再連數年
則盡候其終身矣祈階下另選新使以充宮

用將宮中女子發還原省听其釋配此階之十
德也帝曰若非皇后奏明朕已忘先帝之制度矣
遂傳諭各省督撫仰各郡邑送妃女論仕宦公
候之女兒十五歲為始十七歲為正或已未嫁
者俱要送縣送省須督撫親眼驗看擇其善
者百名送入京師有取捨者不獻或詢情以好作
反發同者察出以逆旨論旨意到傳湖南楊巡撫
即行文各府縣限一月俱要女子到省藏隱者
擬律治罪未一月各員紛送女子至楊巡撫
一一驗看約選了凡十八名皆絕色女子乃召
長沙府與城守營吩咐曰明日令尔二人押
送女子進京須用圍橋二百乘軍婦一百
名每一女子用軍婦伏侍二名官領命点打
進京時中軍在巡撫衙門女子尚未足數
如何起身巡撫曰非尔所知也次日巡撫坐
於前堂使俾入內請二位小姐時秀英與菊

莫正疏洗畢忽聞呼喚即出忙拜巡撫
孫日今皇上遣妃雖以漢之女不敢隱瞞每
省歡喜百人尚欠二女令尔姐妹湊足成數
行裝已備即刺起身遂令左右推二女上轎
更不容他申一言可憐二欲言不得惟有痛
哭而已出了城池守營向前長沙府押後於
路嚴禁不許交頭接耳途中數百人往北京
送發時王天人在後堂聞得香菊之事忙出
救時香菊已去十餘里了遂大哭以頭衝巡撫
胸前巡撫日今聖諭森嚴雖公侯之女不敢隱
瞞汝取因見女之愛而違王命乎言訖自往
花園中約刺夫人痛哭不已且說大學士孫建
庚自湖南稱京至四月間方到遂將楊巡撫
表章奏帝覽表畢方知秉乾秉剛乃女子
也遂嘆曰有如此大才可惜身為女子今便
之遠遊皆朕通贊之過也乃招湖南二子敬

成顯成至伏侍金階帝謂敬成曰卿年貌與
朕女相宜今招卿為駙馬卿意下如何敬成
曰等聖恩謬委臣復何辭遂叩頭謝恩帝大
謂顯成曰朕奉秦王女與卿同年招卿為駙
馬卿可欣從顯成叩頭謝恩帝大喜當日還
宮遂與后言又與秦王言知於是擇了良辰
為二女畢婚至期用鸞駕迎敬成兄弟至元
清宮欽賜金花喜酒飲畢只所得三通教畧
八音齊鳴數十宮娥簇擁公主出堂與敬成拜
天地遂入洞房共飲合巹之酒頃刻又數十宮
娥扶王女金鸞乘鳳輦別宮而去從容下輦
面東而立衆宮娥請顯成面西而立行交
拜之禮畢亦入洞房交杯却說敬成到洞房
將璧玉一看見其容華絕代十分樂趣又似平
風昔相識心甚疑之至晚未璧玉低聲曰良
人識妾否敬成曰怎不識公主璧玉曰獨

不思文華殿具試者乎敬威曰公主莫非朱
璧那璧玉曰然也於是二人皆欣然復秉風
流不盡言矣再說顯威與金鸞交杯時金鸞
偷眼看顯威；仔細看金鸞顯威咲曰美人非
文華其試之朱鸞乎金鸞滿面嬌羞低頭不語
至晚同共祝賜和新詩恩愛至極天明百官入
宮拜賀其榮耀更不可及者且說長沙府與
守城營送妃至京時京城已設宴妃公所命
戶部侍郎擇其美者入宮亞者登同原省於
是各省送妃者俱投戶部需驗看時長沙府
亦將女子送在公所投文戶部命遂一進命勿
許參差時香菊兩小姐怒氣滿胸嬌羞滿面
只得步入公所驗看走進大堂忽听得坐上宴
員大叫曰賢妹何由至此秀卿視之但見其人
乃親列思也遂泣曰哥；能救妹乎思忙下坐以
手挽香菊入內悲喜交集菊亦隨入思問

何人香英代言曰此湖南楊史孩之女妹之義
妹也思乃令妹與同坐却復扭身出堂驗看湖
南女子畢然後退堂即入內室細向香英別後之
故香英乃將始末情由概與兄言因又向曰妹
與哥；現任福建巡撫今如何在此思曰愚兄
於三月間調入京師補授戶部侍郎今奉命在
此適妃香英曰若此可以救妹矣思曰不然楊史
孩在外省尚不隱瞞親女今我奉命這妃豈可
以私廢公香英曰誠如是則終難相救耶言訖
淚如湧泉思曰賢妹不必如此我當上表求釋着
聖恩發落便了是日思將與展瑞結義論婚之
事俱與妹言菊英在傍暗；會意當日兩小
姐同寓內室次日早朝帝陞殿忠出班俯伏上
表帝現其表畧曰

戶部侍郎臣利思誠惶誠恐謹奏為祈恩
事臣妹香英原許與狀元張展瑞為婚

因妹與游客聯詩臣父見詩而怒臣妹畏
怒而逃落難於野無所依歸切湖南撫臣收
育與其女菊菊同誓願事一夫今階下進
妃湖南撫臣已將二女應送現在公所伏乞
聖恩見憐賜二女與狀元完婚不勝感恩待命之至
帝覽表畢向曰此二女莫非江南學臣所荐者
乎忠叩頭應是帝曰此二女朕深敬慕自去後
朕心終不忘今既果矣朕心安矣狀元非二女
矣以為室二女非狀元矣以為家此天生之良
配也朕當賜其成婚以全室家之美劉忠謝恩
退入文班帝即遣翰林王松往湖南代度瑞之
任適度進帝完娶王松奉旨而去當日退朝
劉忠大喜特到公所與妹說知秀與菊如得教
書一般却說度瑞在湖南聞得楊巡撫將二女
應送入京心中憂思不已刻刻流淚遂憂成
疾不能考士七月中忽振新學臣到庭在床

聞知疑曰莫非甚哀泰了我然我毫無苟且
復何情焉遂把病而出端坐中堂頃刻只見
旗牌紛然而至一哀年四十餘飄然乘轎入衙
手捧聖旨展瑞見了聖旨方起身迎接至大
堂展瑞俯伏所諭始知皇上命彼代任道已進
京完婚乃叩頭謝恩心中大悅疾病頓愈即
刺文割印授乃往巡撫衙門辭具言心中之事
巡撫大喜天人聞知之亦及乃設酒相待巡撫
與天人共席相_陪梅香一傍侍酒十分得意
飲罷辭出又向各衙門辭行畢遂起身望京
進發於路去停九月初旬方到京城暫於飯驛
中歇下次日向各大人衙門拜謁然後方來
思劉衙內思出迎携手而入禮畢坐定共叙隔
別之情遂設酒相待香英與菊英在屏風後
偷覷良久乃入菊英嘆曰自從月下別後去
限奔波空費心机至今日方遂吾姐妹之願

矣秀英咲曰賢妹如今是我看上人了菊英
曰姐；是何言也秀英曰吾兄曾有言願將我
為側室且賢妹之約在先敢不尊賢妹為正室
也菊英曰妹亦有二願與如同事一夫姐妹原
是姐妹正側何必論之二女遊讓不了却說日
列忠與度瑞酒飲至晚皆遂共榻而卧次日早
起各整衣冠上朝金銜响曉帝已臨朝文武朝
參畢列忠俯伏奏曰前蒙聖恩選狀元這都
今已抵闕下高陔聖諭幸聞奏即命送入度瑞
聞遙趨上金殿俯伏帝曰戶部列忠奏列秀菊
二才女許為鄉配今工女朕親點為翰林現在
都城今朕為鄉主婚招鄉正都完娶可擇黃
道吉日即於紫微省中畢婚度瑞聞言叩頭
謝恩帝乃還宮百官退朝忠與度瑞乃相排喜
事度瑞先到紫微省中寓下忠使人張燈結彩
待京城百姓紛傳說張狀元與女翰林奉

旨完婚皆以為奇事百官俱來送禮其同年在京者皆來與度瑞辦事正是向來枉費推殺乃此日中流自在行未知如何完婚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六回

紫微省一才成佳偶懷遠樓二姓畢奇婚
憑媒說合則不奇遠妃得配則更奇布
按為媒則不奇皇帝主婚則更奇小梅
村成婚則不幸此微省配合更奇妙哉天
地奇文盡在此乎

香菊未學之先已有同夫之語忠度議婚
之日又有願妾之約論日後之盟則菊英在
前論議婚之約則香英居先若其為正為
側全憑香菊自論若度瑞可以不管

建章不知張蘭是度瑞之妹真其喝破方
有微奇之嘆二姑不知建章自己之現

及其見眉方有失見之悲知蘭遂得
蘭知兒遂得兒何其暢快忘却一父母
又得一父母改却一假姓又換一真姓木
之本水之源至此自然而伸

建章不落方山之手不至身為探花不因
兩眉之白安得重會父母非蘭英之配亦
不能與二姑娶矣可見天下事無非自然
之理

今人修得慕道多不能成或有成者亦必
脫凡体而登仙境若楊公之為人不過忠
君愛民而已遂能數極先知留凡体以為
仲像使人敬之視之者豈以從修道中得來
者哉

肉身為柳宜乎永遠不朽崇禎末年遂不
留肉身於民間者何也蓋公為明臣不忍
見明亡而先自去也正所謂與國同休

耳於戲揚時昌真乃明之第一忠臣矣

話說庭瑞奉旨完婚先自至崇徽省中寓下
至期劉忠用半副高駕兩乘花橋親自送二女
至崇徽省中與庭瑞拜親花橋至堂上婢女數
十擁至橋前請二小姐下橋各奠立於東前奠
立於西庭瑞居中交拜天地畢入洞房飲合巹
之酒三人不愛戎喜十分得意至晚未遂同一榻
未免千般恩愛百種風流至天明百官俱來
拜賀榮耀之至次日清晨入朝謝恩遂上表乞假
稱欲回家望母帝允奏庭瑞出朝整備回家時劉
忠亦修書歸奠父母具言香英之事劉克輝得
書甚不自勝庭瑞亦遣人送書往湖南告知楊
巡檢去訖遂辭別劉忠與香英一同起程在路兩
月方到家何大姑見庭瑞榮耀回家又得了
兩個才女真乃喜不自勝庭瑞在家閑假無事
乃於屋傍造一新樓名曰懷遠樓造得十分華

麗其往來文人多在此中吟風咏月即蘭英
亦常與香英菊英在樓上題詩作賦言不盡
唱和之歡光陰易度倏忽載餘一日何大姑謂
庭瑞曰吾兒自讀書以來雖：每意又蒙聖
恩主婚得配佳婦真世間美事但尔妹蘭英
年紀長成其夫武探花孝服已滿必得探花入
贅方完我一点心事庭瑞曰母親不必多慮兒當
作：子請他到未便了於是修了書信使人送往
南康去訖却說建章在家守服不覺三年因思
庭瑞等同年俱已出任將欲進京就職又因未
娶志在完娶後再行進京正欲作書知會張蘭
忽庭瑞令送書至因折書視之見其中之意言
千里嫁娶往返不易欲建章入贅之意建章
乃招未人問曰榜眼公和状元命尔未否未人
曰榜眼想亦知道又向榜眼有甚言語否答
曰未言又向尔為状元之妹未耶然則為榜

眼之妹，未即，人不能對建章，疑曰：吾與張
蘭司婚，庭瑞盡知，今何相強？即乃對，未人曰：尔
可同覆狀元，我隨後就來，造府莽不及，同信再
煩為致意，榜眼，人領諸而去，建章乃安妥，
家事隨即帶了家丁，望吉安而，未却說庭瑞家
專候建章，同音忽送書人，同未，其言建章之說
庭瑞却也好咲，未訖，庭瑞倚門獨立，遠見建
章乘車而來，後有小車四輪，僕從二人，庭瑞
忙向前迎接，建章下車，攜手同行，直入堂，禮畢
獻茶，畧建章曰：昔在廬山，蒙兄與令妹相許，
尚未妥論，後弟在省時，定了榜眼之妹，兄所
共知，今兄賜書，招弟完娶，則榜眼之妹，又將置
之何地？兄有佳妹，必有佳配，何必以弟為念也？
庭咲曰：兄以榜眼為何如人也？建曰：幼年學富，乃英
才也，庭附耳曰：實舍妹也，舍妹雖是女子，自小
最愛男，極即吾同鄉，多不知其為女子者，非

恩不以至誠相待實不好破舍妹形跡耳今在
深閨不使與兄相見容選擇良辰為兄畢婚建
章聞言舞掌大咲曰弟與兄相需以腹何故置
弟於夢中耶自是更加双然當日設酒相待飲
畢遂請建章於懷遠樓中安歇辰端乃擇定
吉辰為妹子畢婚使人往接門各親眷却說何
二姑聞蘭英喜事更不待接遂乘勝而乘及
五辰家大姑接進中堂即使二媳出堂拜見
少時蘭英亦出拜見禮畢復入房中時庭瑞尚
建章在懷遠樓中聞得姨娘到了遂邀
建章未見姨娘二姑見了建章不覺放声大哭
諸姨解其故大姑向前問之二姑答曰妹昔在
大江口所失之子兩朵白眉人謂之奇兒妹痛
恨於心十有七年矣今武貴人之眉亦猶是也
自見之而淚落矣建章聞言側身下拜口稱母
親庭瑞驚問建章泣曰先父方山本無子前

告職同家船到大江口時弟身浮江而有群
鳥簷擁於水中後得先父救起養育成人此
蓋先父與弟言弟實不知不果面目矣今與
白眉及地名較之豈非弟之母乎當下遂認二姑
為母於是滿堂歡慶次日夏松亦果作賀二姑
乃將建章的果由告之夏松喜出非望忽建章
至二姑乃謂曰此即尔父也建章聞言納頭下拜
夏松扶起悲喜交集建章乃喚帶果下囑之
曰家中之大厦及正田尔所不知可暫為撐持
數年不得荒蕪一業尔丁領命辭歸南康去訖
自是夏松夫婦得了建章如久旱逢甘雨陡然
萬事足當下定了吉辰使建章與蘭英在懷遠
棧中成親蘭英素知雅意建章久慕芳名才
子佳人之意自不等於尋常矣滿月後遂與
夏松歸家鄉人間知無不稱美却說義歷皇
帝淫殿連接儿需表文言江南布政使故又

言湖北學院病久矣帝偏視朝中候缺之官竟
無可以代任者乃查告駕官員吏部奏曰現有
湖南提學同家兩載探花武氏已滿孝服方
今國家乏人何不召同京師以應國用帝允
奏乃命侍衛王元賈詔往召二子元奉詔往
南康直抵武家其家人稟稱探花往吉安招親
去了元乃往吉安小梅村而求庭瑞聞得旨到
急忙接旨乃設晏款待席間元問榜眼探花
何在庭思妹子之事今若隱瞞終久必洩不
如直言方免欺君之罪乃以實告之元即賈詔
至白雲村選建章建章得旨遂整頓行
策約會庭瑞兩家老幼一齊進京其家門因
宅托親房管理自家中起身於路官后接
送十分熱鬧不兩月便到京城遂寓於劉忠
衙內時劉元輝老爺與夫人俱在衙內忠引
庭瑞拜見元輝香莫重會父母翁莫亦拜元

輝為繼父是日大設筵晏一家歡慶次日上
朝參君王元先俯伏奏曰臣奉命至南康招
探花探花即往吉安及至吉安方招得狀元探
花未京現在朝門候旨若傍眼張蘭責屬女
子男粧因自負所學不聽長上節訓以至冒
名科甲今已匹配探花惟聖上定奪帝聞奏
嘆曰今之世才女何多可惜女子之才不能
為國家用奈何元又奏曰探花本姓夏吉水
人也因墮水被武氏救活探花時方三歲不
知根源故以武氏為今適遇生身父母以白眉為
証乃改姓夏俱有根源實跡呈奏帝命平身
乃遣庾瑞建章入朝授庾瑞為江南政授建
章為湖北學院庾典建謝恩出朝正遇登華
兄弟乘馬而未見了庾瑞急忙下馬曰方纔
到戶部衙中拜謁兄長不遇空回今幸遇此之
午門遂請到宮中一叙庾允諾嘗下引去建

章向曰此何人也。庭瑞曰此即舍弟，在湖
南蕩入京師，一名登一名華，登招駙馬，華招
駙馬。建章曰：恩厚人真，有眼力正言。向已列戶
部街中。至午，門張夏兩家共入，人至元清宮
飲晏，香菊蕭三人入內，璧王金鸞，接着十分
相愛，遂結為姐妹。當日暢醉而歸，次日庭瑞
建章各帶家眷分股。赴任，利思送出城外，而
同却說湖南災^陽接，接到庭瑞之書，知女是已
與庭瑞舉婚，其喜周年，遂厭勞，乃上本告老。
帝因其為宦，清正又憐其去子，乃賜與金共
千兩，衫緞養端。今其源職，歸家養老。庭瑞得
賜，望帝謝恩，遂與天人歸家。到家時，將帝所
賜金帛分賜鄰族，先所有家資分股，僕從令其
自做生涯，身邊只留二童子，使喚乃潔身靜
養。再說庭瑞到了江南，上任畢，聞知揚廷接
印告老，同家乃抽拜謁，庭瑞接囑之曰：為宦須

上報君恩下愛黎民我今任幸而免矣苟以
其慎之度瑞賴首妻敬時菊英未請父母之
命見梅香在側似有所思母因謂菊曰梅
香原是尔身邊小婦多可帶回應尔便喚
菊領命遂代梅香同衛香英甚喜乃與菊
其惟度瑞納之度欲從是晚遂納梅香為妾
却說建章到任半年遂生一子取名懷青明
年又生一子取名柏青二子後皆登第建章
乃將柏青以繼武氏之後不願却說揚州梅在
家與天人潔身靜養至萬曆十四年夏六月
乃召宗族人等與度瑞女兒玉謂曰我二老壽
數已終明日辰刻必棄塵矣我即設坐於此我
死之後不宜殯葬亦不必掛孝庭等俱未深
信女兒菊英却在身邊伺候至晚二老皆沐浴
明日清晨乃與夫人服朝衣設香案望北這
拜畢遂與夫人並坐中堂而代咲容安然不

動翁矣近前視之氣已絕矣忙使人振度端
度至甚驚乃從其遺言不殯客向前奠酒於是
候了五日其体如生象皆信以為神庭以此奏帝
勅為請南公祠是時遠近皆來朝拜未及一年
海內尽聞其威靈至於崇禎永年元旦夕有白
光數十丈自廟中出直冲霄漢即現天上有
五色彩雲燦耀數百里外皆聞空中僊樂嘹唳
在金陵城內者皆往觀之將近廟前但聞風
声猛烈無人敢入次日往觀之廟宇俱不見
惟有平地已而是年明末後人有詩嘆曰

當年楚地督軍民 報國無非清慎勤

此夕乘雲登化境 令人千載憶楊君

又有詩嘆張博曰

積德施仁數十年 暗遭毒言喪黃泉

劉忠夜覺白圭夢 始信陰陽有自然

再說庭瑞當日在江南會為面治母親及家

人正身太平之福後香與菊各生一子一女
香生四子俱第科登萬應十五年調度入京涇
為刑部侍郎後官至吏部尚書建章宜至都
察院大堂至於美應末年光宗既位天下大亂
強寇四起遂皆隱歸田里俱善終後人有古
風一篇以叙其事曰

天使才星下碧空
浩：塵世出張公深仁厚
德周時急正氣猶傳太古風
悞交張宏宏
嗜慾狼心賴起夜肆毒傷哉含冤十三年
又見張宏閩中戮南康武公嗟無嗣致任還
鄉得竒兒盡心教子成大器親眼未及看
鳳池庭蘭攜手入泮宮翻身跳向鳳池中
占鰲不甦推移甦奮魁全憑造化工
秀拔西知文運起群星共聚奎垣裏
登華秀之美占鰲各逞竒才爭譽美
千里訂雄之美菊一線之姻緣多往復
紫微省內受謝歲懷遠

接前心願足夏松矢子之後身亦能顯揚
衣錦施佳兒佳婦歸來自破鏡重逢一鏡
圓前人留下後人評着眼看時繫我情紛
世事言難盡水遠山遙寂無聲 四卷終

